

诸子百家之兵家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中国古典精华文库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唐)李筌 著

目录

卷一	人谋上.....	001
卷二	人谋下.....	012
卷三	杂仪类.....	026
卷四	战具类.....	038
卷五	预备.....	051
卷六	阵图.....	064
卷七	祭文.....	074
卷八	杂占.....	086
卷九	遁甲.....	111
卷十	杂式.....	124

卷一 人谋上

天无阴阳篇第一

经曰：天圆地方，本乎阴阳。阴阳既形，逆之则败，顺之则成。盖敬授农时，非用兵也。夫天地不为万物所有，万物因天地而有之；阴阳不为万物所生，万物因阴阳而生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阴阳之于万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为焦灼万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为漂荡万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万物遇之，自有差殊；阴阳者一其性，而万物遇之，自有荣枯。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沉木，坚金流土，则知阴阳不能胜败、存亡、吉凶、善恶明矣。夫春风东来，草木甲坼，而积廩之粟不萌；秋天肃霜，百卉具腓，而蒙蔽之草不伤。阴阳寒暑为人谋所变，人谋成败岂阴阳所变之哉！昔王莽征天下善韬铃者六十三家，悉备补军吏。及昆阳之败，会大雷风至，屋瓦皆飞，雨下如注。当此之时，岂三门不发、五将不具耶？亭亭白奸错，太岁月建误，殆至如此。古有张伯松者，值乱出，居营内，为贼所逼。营中豪杰皆遁，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而贼至，伯松被杀，妻子被虏，财物被掠。桓谭《新论》曰：“至愚之人，解避恶时，不解避恶事。”则阴阳之于人有何情哉？太公曰：“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

；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无厚德而占日月之数，不识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时，无智无虑而候于风云，小勇小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击而恃龟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设伏不巧而任向背。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故明将弗法，而众将不能已也。孙武曰：“明王圣主，贤臣良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出众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于鬼神，不可求象于事，不可验之于度，必求于人人。”吴子曰：“料敌有不卜而战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时不作弗为，人事不作弗始。”天时为敌国有水旱灾害、虫蝗、霜雹、荒乱之天时，非孤虚、向背之天时也。太公曰：“圣人之所生也欲正，后世故为谄书而寄胜于天道，无益于兵也。”夫如是，则天道于兵有何阴阳哉？

地无险阻篇第二

经曰：地利者，兵之助，犹天时不可恃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荒淫怠政，武王杀之。秦之地，左崤函，右陇，终南、太华居其前，九原、上郡居其后，刑政苟酷，子婴迎降于轵道，姚泓面缚于灞上。吴之居，五岭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沧浪，右衡山，刑政不修，吴王终于归命，陈主卒于长城。蜀之分，左巫峡，右邛，南有泸溪之障，北有剑阁之险，时无英雄，刘禅不能守，李势

不能固。由此言之，天时不能 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

人无勇怯篇第三

经曰：勇怯有性，强弱有地。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地势所生，人气所受，勇怯然也。且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既言秦人劲，申屠之子败于 关，杜洪之将北于 戏水，则秦人何得而称劲？吴人怯，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败齐于艾陵，长晋于黄池，则吴人何得而称怯？蜀人懦，诸葛孔明撮巴蜀之众，窥兵中原，身为僵尸而威加魏将，则蜀人何得而称懦？楚人轻，项羽破秦，虜王离，杀苏角，威加海内，诸侯俯伏，莫敢窥视，则楚人何得而称轻？齐人多诈，田横感五百死士，东奔海岛，及横死，同日而伏剑，则齐人何得而称诈？越人浇薄，越王勾践以残亡之国，恤孤老之众，九年灭吴，以弱攻强，以小取大，则越人何得而称浇薄？燕赵之人锐，蚩尤败于涿鹿，燕丹死于易水，王 缚于蓟门，公孙戮于上谷，则燕赵之人何得而称锐？凉陇之人勇。所以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于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第四

经曰：古者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天下无所归其功。五帝则天法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相让其功。道德废，王者出而尚仁义；仁义废，伯者出而尚智力；智力废，战国出而尚谲诈。圣人知道不足以理则用法，法不足以理则用术，术不足以理则用权，权不足以理则用势。势用，则大兼小，强吞弱。周建一千八百诸侯，其后并为六国。六国连兵结难，战争方起。六国之君非疏道德而亲权势。权势用，不得不亲；道德废，不得不疏。其理然也。唯圣人能反始复本，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权术也。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以无事理天下，则万物不能挠。不挠则神清。神清者，智之原；智者，心之府。神清智平，乃能形物之情。人主知万物之情，裁而用之，则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无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则人阙其理；失于小人，则物罹其殃。故曰人不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则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职。四封之内，百姓之事，任之于相；四封之外，敌国之事，任之于将。语曰：将相明，国无兵。舜以干戚而服有苗，鲁以<半页>宫而来淮夷。以道胜者帝，以德胜者王，以谋胜者伯，以力胜者强。强兵灭，伯兵绝，帝王之兵前无敌。人主之道，信其然矣。

国有富强篇第五

经曰：国之所以富强者，审权以操柄，审数以御人。课农者，术之事，而富在粟；谋战者，权之事，而强在兵。故曰兴兵而伐叛则武爵任，武爵任则兵强；按兵而劝农桑，农桑劝则国富。国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谋，不足以成其强。古者圣人法天而皇，贤君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伯。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强。乘天之时者，春植谷，秋植麦，夏长成，冬备藏。因地之利者，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器用不备也；国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于财者，商旅不备也。通四方之珍异，以有易无，谓之商旅。飭力以长地之财，用资军实，谓之农夫。理丝麻以成衣服，谓之女功。云梦之毛羽，黔溪之丹砂，荆扬之皮革、角骨，江衡之 冉梓，会稽之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 、 、 芒，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之剑，燕之角，荆之 ，汾胡之 ，吴越之金锡，此地之财也。燕之涿鹿，赵之邯郸，魏之温轶，韩之荥阳，齐之临淄，陈之宛邱，郑之阳翟，洛川之二周，越之具区，楚之云梦，齐之钜鹿，宋之孟渚，此地之良也。非有灾害、疾病而贫者，非惰则奢；世无奇业，而独富贵者，非俭则力。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使然也；同贯而相兼并者，强弱使然也； ；同地而或强或弱者，理乱使然也。苟有道理，地足容身，事可致也；苟有市井，交易所通，货财可积也。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弱；有市井之利，智者不言贫。地诚任，不患无财；人诚用，不畏强御。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汤、武战伐而服诸

侯。国愚则智可以强国，国智则力可以强人。用智者可以强于内而富于外，用力者可以富于内而强于外。是以汉武帝南平百粤以为园囿，却羌胡以为苑圃，珍怪异物充于后宫，实于外厩，匹庶乘坚良，人间厌柚橘。此谓智强于内而富于外。秦孝公行垦草之令，使商不得余，农不得祟，废逆旅，楚山泽，贵酒肉之价，重关市之赋，使农佚而商劳；行之数年而仓庾实，人知礼义；至于始皇，以为之资，东向而并吞诸侯。此为力富于内而强于外也。故知伯王之业，非智不战，非农不瞻。过此以往而致富强者，未之有也。

贤有遇时篇第六

经曰：贤人之生于世，无籍地，无贵宗，无奇状，无智勇；或贤或愚，乍醉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志同，信符而言顺，如覆水于地，先流其湿；如燎火于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汤得之于鼎饪之间，升而而放桀。太公，朝歌之鼓刀、棘津之卖浆，周得之于垂纶之下，杀纣而立武庚。伍员被发徒跣，挟弓矢，乞食于吴，阖闾向风而高其义，下阶迎之，三日与语，无复疑者。范蠡生于五户之墟，为童时，内视若盲，反听若聋，时人谓之至狂。大夫种来观而知其贤，扣门请谒，相与归于地户。管夷吾束缚于鲁，齐桓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于虞，秦穆任之以政。韩信，南郑之亡卒、淮阴之怯夫，汉高归之以谋。故曰，明君之心，如明鉴，如澄泉，圆明于中，形物于外，则使贤任能，不失其时。若非心之见，非智之知，因

人之视，借人之听，其犹眩耄叟以黼黻，聩聋夫以韶 ，玄黄、宫徵无贯于心，欲求得人而幸其伯，未之有也。故五帝得其道而兴，三王失其道而废。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非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也。

将有智谋篇第七

经曰：太古之初，有柏皇氏，至于容成氏，不令而人自化，不罚而人自齐，不赏而人自劝；不知怒，不知喜，俞然若赤子。庖牺氏、神农氏，教而不诛；轩辕氏、陶唐氏、有虞氏，诛而不怨。盖三皇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商衰，汤、武废道德，任智谋。秦任商鞅、李斯之智而并诸侯，汉任张良、陈平之智而灭项籍，光武任寇恂、冯异之智而降樊崇，曹公任许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绍，孙权任周瑜、鲁肃之智而败魏武，刘备任诸葛亮之智而王西蜀，晋任杜预、王 之智而平吴，苻坚任王猛之智而定八表之众，石勒任张宾之智而生擒王浚，拓拔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师，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挫高欢之锐，梁任王僧辨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 之智而面缚陈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败颉利可汗。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故曰将军之事以静正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见福于重关之内，虑患于杳冥之外者，将之智谋也。

术有阴谋篇第八

经曰：古之善用兵者，必重天下之权而研诸侯之虑。重权不审，不知轻重强弱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重莫难于周知，揣莫难于悉举，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圣人能任之。故兵有百战百胜之术，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夫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用计谋者，荧惑敌国之主，阴移谄臣以事佐之。惑以巫覡，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绣，使贱其菽粟，令空其仓庾；遗之美好，使荧其志；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以竭其财，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奢暴骄恣，贤臣结舌，莫肯匡助；滥赏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逆忠进谄，请谒公行，而无圣人之政。爱而与官，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赦罪，怒则肆杀，法居而自顺，令出而不行，信蓍龟、卜筮、鬼神、祷祠，逸佞奇技乱行于门户，其所谓是者皆非，非者皆是，离君臣之际，塞忠谏之路。然后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娱之以乐，养之以味，以信为欺，以欺为信，以忠为叛，以叛为忠，忠谏者死，谄佞者赏，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谓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已破矣；以兵从之，其君可虏，其国可堕，其城可拔，其众可溃。故汤用此而桀放，周用此而纣杀，越用此而吴国墟，楚用此而陈、蔡举，三家用此而鲁国弱，韩魏用此而东周分。儒生之言皆曰：兵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亡。是则小国之君无伯王之业，万乘之主无破亡之兆。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所谓不战而

胜者，阴倾之术，夜行之道，文武之教。圣人昭然独见，忻然独乐，其在兹乎！

数有探心篇第九

经曰：古者邻国烽烟相望，鸡犬相闻，而足迹不接于诸侯之境，车轨不结于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乐其居。后世浇风起而淳朴散，权智用而譎诈生。邻国往来，用间谍纵横之事，用括之人矣。徐守仁义，社稷丘墟；鲁尊儒墨，宗庙泯灭。非达奥知微，不能御敌；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见情伪，不能成名；材智不明，不能用兵；忠实不真，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述捭阖、揣摩、飞箝、抵戏之篇以教苏秦、张仪游说于六国，而探诸侯之心。于是术行焉。夫用探心之术者，先以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诗书、经传、子史、谋略、成败浑而杂说，包而罗之，澄其心，静其志，伺人之情有所爱恶去就，从欲而攻之。阴虑阳发，此虚言而往，彼实心而来。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应不失，契合无二，胶而漆之，无使反覆。如养由之操弓，逢蒙之挟矢，百发无不中。正犹设{孚}以罹鱼兔，张其会，磔其腰，胁其虚，必冲网而挂目，亦奚有子遗哉？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惧，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夫与智者言依于博，智有涯而博无涯，则智不可以测博。与博者言依于辨，博师古而辨应今，则博不可以应辨。与

贵者言依于势，贵位高而势制高，则位不可以禁势。与富者言依于物，富积财而物可宝，则财不足以易宝。与贫者言依于利，贫匮乏而利丰赡则乏不可以丰。与贱者言依于谦，贱人下而谦降下，则贱不可以语谦。与勇者言依于敢，勇不惧而敢刚毅，则勇不可以慑刚。与愚者言依于锐，愚质朴而锐聪明，则朴不可以察聪。此八者，皆本同其道，而未异其表。同其道，人所欲听；异其表，听而不晓。如此，则不测浅、不测深。吾得出无间，入无联，独往而独来，或纵而或横。如偃枯草，使东而东，使西而西。如引停水，决之则流，壅之则止。谋何患乎不从哉？夫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故兽之动，必先抓牙；禽之动，必先嘴距；螫虫之动，必以毒；介虫之动，必以甲。夫鸟兽虫豸尚用所长以制物，况其智者乎？夫人好说道德者，必以仁义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纵横御之；好谈法律者，必以权术挫之。必乘其始，合其终，摧其牙，落其角，无使出吾之右。徐以庆吊之言忧喜其心，使其神不得为心之主。长生、安乐、富贵、尊荣、声色、喜说，庆言也；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刑戮、诛罚，吊言也。与贵者谈，言吊则悲；与贱者谈，言庆则悦。将其心，迎其意，或庆或吊，以惑其志。情变于内者，形变于外，常以所见而观其所隐。所谓测隐探心之术也。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术，而无此者，不足以成伯王之业也。

政有诛强篇第十

经曰：夫国有乱军者，士卒怯弱，器械柔钝，政令不一，赏罚不明，不预焉。所谓乱军者，豪家、权臣、阉寺、嬖昵为之。军吏权军之势，擅将之威，公政私行，私门公谒；上发谋，下沮议；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狠如狼，强不可制者，皆谓之乱军，各宜诛之。文宣诛少正卯于两观而鲁国清，田穰苴斩庄贾于表下而军容肃，魏绛戮杨干而诸侯服，项籍斩宋义而天下怖。夫诛豪者益其威，戮强者增其权。威权生于豪强之身，而不在于士卒之庸。豪强有兼才者，则驾而御之，教而导之。如畜鸷鸟，如养猛虎，必节其饥渴，翦其爪牙，绊其足，其舌，呼之而随，嗾之而走，牢笼其心，使驯吾之左右。豪强无兼才者，则长其恶，积其凶，纵其心，横其志，祸盈于三军，怨结于万人，然后诛之，以壮吾气。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为将帅者，国之师，不诛豪强，何以成三军之威哉？

卷二 人谋下

善师篇第十一

经曰：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周德既衰，诸侯自作礼乐，专征伐，始于鲁隐公。齐以技击强，魏以武卒奋，秦以锐士胜。说者以孙、吴为宗。唯荀卿明于王道而非之，谓齐之技击是亡国之兵，魏之武卒是危国之兵，秦之锐士是干赏蹈利之兵。至于齐桓、晋文之师，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故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敌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当汤、武之仁义。故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黄帝独立于中央而胜四帝，所谓善师者不阵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放桀擒纣，所谓善阵者不战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所谓善战者不败也。楚昭王遭阖闾之祸，国灭出亡，父兄相与奔秦求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国，所谓善败者不亡也。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殷、周并下至末代。苟任诈力贪残，孙、吴、韩、白之徒皆身被诛戮，子孙不传于嗣。盖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也。

贵和篇第十二

经曰：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春秋左氏传》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军之众，无所用也。”是故晋悼公使魏绛和戎，以正诸华，八年之间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羌戎亦归。晋惠公内不侵不叛之臣，于是有崤之师。譬如捕鹿，晋人角之，戎人掎之。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义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谋胜人，有权之主能以势制人。见胜易，知胜难。语曰：先王耀德而不观兵。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故有衣冠之会，未尝有歃血之盟；有革车之会，未尝有战阵之事。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先帝王所以举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文德以怀之；怀之不服，饰玉帛以啖之；啖之不来，然后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既怀既柔，可以示德。《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夫如是，则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也。

庙胜篇第十三

经曰：天贵持盈，不失阴阳、四时之纲纪；地贵定倾，不失生长、均平之土宜；人贵节事，调和阴阳，布告时令，事来

应之，物来知之，天下尽其忠信，从其政令。故曰天道无灾，不可先来；地道无殃，不可先倡；人事无失，不可先伐。四时相乘，水旱愆和，冬雷夏霜，飞虫食苗，天灾也。山崩川涸，土不稼穡，水不润下，五果不树，八谷不成，地殃也。重赋苛政，高台深池，兴役过差，纵酒荒色，远忠昵佞，穷兵黩武，人失也。上见天灾，下睹地殃，傍观人失。兵不法天不可动，师不则地不可行，征伐不和于人不可成。天赞其时，地资其财，人定其谋，静见其阳，动察其阴，先观其迹，后知其心。所谓胜兵者先胜而后求战，败兵者先战而后求胜。故曰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矣；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矣。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沉谋篇第十四

经曰：善用兵者，非信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譎不战。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心谋大，迹示小；心谋取，迹示与。惑其真，疑其诈。真诈不决，则强弱不分，湛然若玄元之无象，渊然若沧海之不测。如此则阴阳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术数不能穷，卜筮不能占。而况于将乎？夫善战者，胜败生于两阵之间。其谋也，策不足验；其胜也，形不足观。能言而不能行者，国之害；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故曰至谋不说，大兵不言，微乎神乎。故能通天地之理，备万物之情。是故贪者利之，使其难厌；强者卑之，使其骄矜；亲者离之，使其携贰。难厌则公正阙，骄矜则虞守亏，携贰

则谋臣去。周文利殷而商纣杀，勾践卑吴而夫差戮，汉高离楚而项羽亡。是故屈诸侯者以言，役诸侯者以策。夫善兵者，攻其爱，敌必从；捣其虚，敌必随；多其方，敌必分；疑其事，敌必备。从、随不得城守，分、备不得并兵，则我佚而敌劳，敌寡而我众。夫以佚击劳者，武之顺；以劳击佚者，武之逆。以众击寡者，武之胜；以寡击众者，武之败。能以众击寡，以佚击劳，吾所以得全胜矣。夫竭三军气，夺一将心，疲万人力，断千里粮，不在武夫行阵之势，而在智士权算之中。弱兮柔兮，卷之不盈怀袖；沉兮密兮，舒之可经寰海。五寸之键，能制阖辟；方寸之心，能易成败。智周万物而不殆，曲成万物而不遗。顺天信人，察始知终，则谋何虑乎不从哉！

子卒篇第十五

经曰：古者用人之力，岁不过三日，籍敛不过什一。公刘好货，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太王好色，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文王作刑，国无冤狱。武王行师，士乐其死。古之善率人者，未有不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然后人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然后人以死易生。人所以守战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者厚也。上施厚，则人报之亦厚。且士卒之于将，非有骨肉之亲，使冒锋镝、突干刃、死不旋踵者，以恩倍养之，礼恕导之，小惠渐之，如慈父育爱子也。故能救其阽危，拯其涂炭，卑身下士，齐勉甘苦，亲临疾病，寒不衣裘，暑不操扇，登不乘马，雨不张盖。军幕未办，将不言坐；军井未通，将不言渴；妻子

补绽于行间，身自分功于役作。箠醪之馈，必投于河；挟纆之言，必巡于军。是以人喜金铎之声，勇鼓鼙之气者，非恶生而乐死，思欲致命而报之于将也。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理，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语曰：夫妻谐，可以攻齐；小夫怒，可以攻鲁。王翦、李牧、吴起、田穰苴竟如此而兵强于诸侯也。

选士篇第十六

经曰：统六军之众，将百万之师，而无选锋，浑而杂用，则智者无所施其谋，辨者无所施其说，勇者无所奋其敢，力者无所著其壮。无异独行中原，亦何所取于胜负哉？故孙子曰：“兵无选锋曰北。”夫选士以赏，赏得其进；用士以刑，刑慎其退。古之善选士者，悬赏于中军之门。有深沉谋虑出人之表者，以上赏而取之，名曰智能之士。有辞纵理横，飞箝捭阖，能移人之性、夺人之心者，以上赏而礼之，名曰辩说之士。有得敌国君臣问间请谒之情性者，以上赏而礼之，名曰间谍之士。有知山川、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以上赏而礼之，名曰乡导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变诡譎者，以上赏得而厚之，名曰技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贯重札，戈矛剑戟便于利用，陆搏犀兕，水攫鼃鼃，佻身捕虏，搴旗摭鼓者，以上赏得而抚之，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马，左右超忽，逾越城堡，出入庐舍，而亡形迹者，上赏得而聚之，名曰乔捷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上赏得而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负

六百三十斤，行五十步者，上赏得而聚之；或二百四十斤者，次赏得而聚之，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运三式，多言天道、阴阳、诡譎者，下赏得而存之，名曰技术之士。夫十士之用，必尽其才，任其道。计谋，使智能之士；谈说，使辩说之士；离亲间疏，使间谍之士；深入诸侯之境，使乡导之士；建造五兵，使技巧之士；摧锋捕虏、守危攻强，使猛毅之士；掩袭侵掠，使 乔捷之士；探报计期，使疾足之士；破坚陷刚，使巨力之士；诳愚惑痴，使技术之士。此谓任才之道，选士之术也。三王之后，五伯之辟，得其道而兴，失其道而亡。兴亡之道，不在人主聪明文思，在乎选能之当其才也。

励士篇第十七

经曰：激人之心，励士之气，发号施令，使人乐闻；兴师动众，使人乐战；交兵接刃，使人乐死。其在以战劝战，以赏劝赏，以士励士。木石无心，犹可危而动，安而静。况于励士乎？古先帝王伯有天下，战胜于外，班师校功，集众于中军之门。上功赐以金璋紫绶，锡以锦彩，衣以缁帛，坐以重蒲，享以太牢，饮以醇酒；父母妻子皆赐纹绶，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饮以酎酒。大将军捧赐，偏将军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奋不顾身，功超百万，斩元戎之首，搴大将之旗，功高于众，故赏上赏。子孙后嗣，长称卿大夫之家；父母妻子，皆受重赏。牢席有差，众士咸知。”次功赏以银璋朱绶、纹绶之衣，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饮以酎酒；父母妻子赠以缁帛，坐以单席，享以鸡豚，饮以酏酒。偏将军捧赐，子将军捧觞。

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勇冠三军，功经百战，斩骁雄之首，搴虎豹之旗，功出于人，赐以次赏。子孙后嗣，长为勋给之家；父母妻子，皆受荣赏。牢席有差，众士咸知。”下功赏以布帛之衣，坐以单席，享以鸡豚，饮以酏酒；父母妻子立而无赏，坐而无席。子将军捧赐，卒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戮力行间，劬荣岁月，虽无搴旗斩将，实以跋涉疆场，赐以下赏。子孙后嗣，无所庇诸；父母妻子，不及坐享。众士咸知。”令毕，命上功起，再拜大将军，让曰：“某乙等忝列王臣，敢不尽节，有愧无功，叨受上赏。”大将军避席曰：“某乙等不德，谬居师长，赖尔之功，泉悬凶逆，盛绩美事，某乙等无专善。”退而复坐。命次功再拜上功。上功曰：“某乙等无谋无勇，遵师长之命，有进死之荣，无退生之辱，身受殊赏，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退而复坐。命下功再拜次功。次功坐受曰：“某乙等少猛寡毅，遵师长之命，决胜负于一时，身受次赏，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下功退而复坐。夫如是励之，一会则乡勉党，里勉邻，父勉子，妻勉夫；二会则县勉州，师勉友；三会则行路相勉。闻金革之声，相践而出，邻无敌国，邑无坚城，何患乎不勉哉？

刑赏篇第十八

经曰：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以刑辅繆，而奸不犯，其人醇。汤、武凿五刑，伤四肢，以繆辅刑，而奸不止，其人淫。有虞非仁也，汤、武非暴也，其道异者，时也。古之善治者不赏仁，赏仁则争为施而国乱；不赏智，赏智则争为谋而政乱；

不赏忠，赏忠则争为直而君乱；不赏能，赏能则争为功而事乱；不赏勇，赏勇则争为先而阵乱。夫莅众以仁，权谋以智，事君以忠，制物以能，临敌以勇，此五者，士之常。赏其常则致争，致争则政乱，政乱则非刑不治。故赏者，忠信之薄，而乱之能所由生；刑者，忠信之戒，而禁之所由成。刑多而赏少，则无刑；赏多而刑少，则无赏。刑过则无善，赏过则多奸。王者以刑禁，以赏劝，求过而不求善，而人自为善。赏，文也；刑，武也。文武者，军之法，国之柄。明主首出，庶物顺时，以抚四方，执法而操柄，据罪而制刑，按功而设赏。赏一功而千万人悦，刑一罪而千万人慎。赏无私功，刑无私罪。是谓军国之法，生杀之柄。故曰能生而能杀，国必强；能生而不能杀，国必亡。能生死而能赦杀者，上也。刑赏之术无私，常公于世以为道。其道也，非自立于尧舜之时，非自逃于桀纣之朝。用得之而天下治，用失之而天下乱。治乱之道在于刑赏，不在于人君。过此以往，虽弥纶宇宙，缠络万品，生杀之外，圣人错而不言。

地势篇第十九

经曰：善战者以地强，以势胜。如转圆石于千仞之溪者，地势然也。千仞者，险之地；圆石者，转之势也。地无千仞，而有圆石置之窞塘之中，则不能复转；地有千仞，而无圆石投之方棱偏廛，则不能复移。地不因险，不能转圆石；石不因圆，不能赴深溪。故曰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夫善用兵者，高丘勿向，背丘勿迎，负阴抱阳，养生处实，则兵无百病。是故

诸侯自战于地，名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名曰轻地；彼此皆利，名曰争地；彼我可往，名曰交地；三属诸侯之国，名曰衢地；深入背人城邑，名曰重地；山林沮泽险阻，名曰圯地；出入迂隘，彼寡可以击吾众，名曰围地；疾战则存，不战则亡，名曰死地。故散地无战，轻地无留，争地无攻，交地无绝，衢地无合，重地则掠，圯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是故城有所不攻，计不合也；地有所不争，未见利也；君命有所不听，不便事也。凡地之势，三军之权。良将行之，智将遵之。而旅将非之，欲幸全胜，飞龟舞蛇，未之有也。

兵形篇第二十

经曰：夫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细。形无物而不鉴，神无物而不察。形诳而惑事其外，神密而圆事其内。观其形不见其神，见其神不见其事。以是参之，曳柴扬尘，形其众也；减灶灭火，形其寡也；勇而无刚，当敌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泽之险，无所不至，形其进也；油幕冠树，形其强也；偃旗卧鼓，寂若无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埴土，皐氏之冶金，为方为圆，或钟或鼎。金土无常性，因工以立名；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故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间谍不能窥，智略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吾所以胜之形，莫知我所以制胜之形。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也。

作战篇第二十一

经曰：昔之善战者，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圆则行，方则止。行者非能行，而势不得不行；止者非能止，而势不得止。夫战人者自斗于其地则散，投之于死地则战。散者非能散，势不得不散；战者非能战，势不得不战。行止不在于木石，而制在于人；散战不在于人，而制在于势。此因势而战人也。夫未见利而战，虽众必败；见利而战，虽寡必胜。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长也。见利而起，无利则止。见利乘时，帝王之资。故曰时之至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见利不失，遭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害。疾雷不及掩耳，卒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此因利而战人也。夫战者，左川泽，右丘陵，背高向下，处生击死。此平地之战人也。逼敌无近于水，彼知不免，致死拒我，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于人乎？令其半济而击之，前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敌逆水而来，迎之于水内。此水上之战人也。左右山陵，溪谷险狭，与敌相遇，我则金鼓蔽山，旗帜依林，登高远斥，出没人马。此山谷之战人也。势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陆者，战之地。夫善用兵者，以便胜，以地强，以谋取。此势之战人也。如建瓴水于高宇之上，砒然而无滞二。又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著手。

攻守篇第二十二

经曰：地所以养人，城所以守地，战所以守城，内得爱焉所以攻。守不足，攻有余。力不足者守，力有余者攻。攻人之法，先绝其援，使无外救，料城中之粟，计人日之费：粮多人少，攻而勿围；粮少人多，围而勿攻。力未屈、粟未尽、城尚固而拔者，攻之至；力屈、粟殫、城坏而不拔者，守之至也。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老弱为一军，三军无使相遇。壮男遇壮女，则费力而奸生。壮女遇老弱，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怜在心，则使勇者更虑，壮夫不战。故曰善攻者敌不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行人篇第二十三

经曰：君择日登坛拜大将军，缮甲兵，具卒乘，出则破人之国，败人之军，杀人之将，虏人之俘。赢粮万里，行于敌人之境，而不知敌人之情，将之过也。敌情不可求之于星辰，不可求之于神鬼，不可求之于卜筮，而可求之于天。昔商之兴也，伊尹为夏之庖人；周之兴也，吕望为殷之渔父；秦之帝也，李斯为山东之猎夫；汉之王也，韩信为楚之亡卒；魏之伯也，荀为袁绍之弃臣；晋之禅也，贾充任魏；魏之起也，崔浩家晋。

故七君用之而帝天下。夫贤人出奔，必有佞臣持君之衡，是以失度。佐有扈孤，功专几兜，成均权三苗。推移佞桀，崇候谄纣，优旃惑晋。故曰三仁去而殷墟，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范蠡存而越伯，五 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将能收敌国之人而任之，以索其情，战何患乎不克？故曰罗其英，敌国倾；罗其雄，敌国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夫行人之用事有二。一曰因敌国之人来观衅于我，我高其爵，重其禄，察其辞，覆其事，实则任之，虚则诛之，任之以乡导。二曰吾使行人观敌国之君臣左右执事孰贤孰愚，中外近人孰贪孰廉，舍人谒者孰君子孰小人。吾得其情，因而随之，可就吾事。夫三军之重者，莫重于行人；三军之密者，莫密于行人。行人之谋未发有漏者，与告者皆死。谋发之日，削其稿，焚其草，金其口，木其舌，无使内谋之泄。若鹰隼之入重林，无其踪；若游鱼之赴深潭，无其迹。离娄 免首，不见其形；师旷倾耳，不聆其声。微乎微乎，与纤尘俱飞。岂饱食醉酒、争力轻合之将而得见行人之事哉！

鉴才篇第二十四

经曰：人禀元气所生，阴阳所成。淳和平淡，元气也；聪明俊杰，阴阳也。淳和不知权变，聪明不知至道。夫人柔顺安恕，失于断决，可与循节，难与权宜；强悍刚猛，失于猜忌，可与涉难，难与持守；贞良畏慎，失于狐疑，可与乐成，难与谋始；清介廉洁，失于局执，可与立节，难与通变；韬晦沉静，失于迟回，可与深虑，难与应捷。夫聪明秀出之谓英，胆力过

人之谓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谋。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夫人有八性不同：仁、义、忠、信、智、勇、贪、愚。仁者好施，义者好亲，忠者好直，信者好守，智者好谋，勇者好决，贪者好取，愚者好矜。人君合于仁义则天下亲，合于忠信则四海宾，合于智勇则诸侯臣，合于贪愚则制于人。仁义可以谋纵，智勇可以谋横。纵成者王，横成者伯。王伯之道，不在兵强士勇之际，而在仁义智勇之间。此亦偏才，未足以言大将军。若夫能柔能刚，能翕能张，能英而有勇，能雄而有谋，圆而能转，环而无端，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于天下，此曰通才，可以为大将军矣。故曰将者，国之辅。辅周则国强，辅隙则国弱。是谓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不可不察也。明主所以择人者，阅其才通而周，鉴其貌厚而贵，察其心贞而明；居高而远望，徐视而审听，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极，若泉之深不可测；然后审其贤愚以言辞，择其智勇以任事，乃可任之也。夫择圣以道，择贤以德，择智以谋，择勇以力，择贪以利，择奸以隙，择愚以危。事或同而观其道，或异而观其德，或权变而观其谋，或攻取而观其勇，或货财而观其利，或捭阖而观其间，或恐惧而观其安危。故曰欲求其来，先察其往；欲求其古，先察其今。先察而任者昌，先任而察者亡。昔市偷自鬻于晋，晋察而用之，胜楚。伊尹自鬻于汤，汤察而用之，放桀。智能之士，不在远近。仁人不因困厄，无以广其德；智士不因时弃，无以举其功；王者不因绝亡，无以立其义；霸者不因强敌，无以遗其患。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举贤不离于口。无万人之智者，不可据于万人之上。故曰：不知军中之事而同军中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者，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夫如是，则君不虚王，臣不虚贵，所谓君道知使臣，臣术

知事君者。

卷三 杂仪类

授钺篇第二十五

经曰：国有疆场之役，则天子居正殿命将军，诏之曰：“朕以不德，谬承大运，致寇敌侵扰，攻掠边陲，日旰忘食，忧在寤寐。劳将军之神武，帅师以应之。”将军再拜受诏。乃令太史卜，斋三日，于太庙拂龟。太史择日以授钺。君入太庙，西面立，亲操钺以授将军，曰：“从此以往，上至于天，将军制之。”复操斧柄授将军，曰：“从此以往，下至于泉，将军制之。”将军既受命，跪而答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内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愿生还，请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臣不敢将。君许臣，乃辞而行。”三军之事，不闻君命，皆由于将。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无天于上，无地于下，中无君命，傍无敌人。是故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伏。战胜于外，功立于内。于是将军乃缟素避舍，请于君，君命舍之。

部署篇第二十六

经曰：兵有四正四奇，总有八阵，或合为一，或离为八。以正合，以奇胜，余奇为握奇，聚散之势，节制之度也。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一万二千象十有二月，五百象闰余。穷阴极阳，备物成功，征无义，伐无道。圣人得以兴，乱人得以废。兴废存亡，昏明之术，皆由兵也。司马穰苴曰：“五人为伍，十伍为部。”部，队也。一军凡二百五十队，每十队以三为奇。风后曰：“余奇握奇。”故一军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队七十有五。外余八千七百五十人，部队一百七十五，分为八阵，阵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铢，队有二十二火人，为一阵之部署。今举一军，则千军可知矣。

将军篇第二十七

经曰：三军之众，万人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不可不察也。一人大将军，智信仁勇、严谨贤明者任。二人副将军，智信仁勇、严毅平直者任，一人主军粮，一人主征马。四人总管，严识军容者任，二人主左右虞候，二人主左右押衙。八人子将，明行阵，辨金革，晓部署者任。八人大将军别奏，十六人大将军兼，一十六人总管兼，八人子将别奏，一十六人子将兼，忠勇骁果、孝义有艺能者任。一人判官，沉深谨密、

计事精敏者任，濡钝勿用。一人军正，主军令，斩决罪隶，及行军、礼仪、祭祀、宾客、进止。四人军典，谨厚明书算者任。

阵将篇第二十八

经曰：古者君立于阳，大夫立于阴。是以臣不得窥君，下不得窥上，则君臣上下之道隔矣。夫智均不能相使，力均不能相胜，权均不能相悬，道同则不能相君，势同则不能相王，情同则不能相顺。情异则理，情同则乱。故大将以智，裨将以勇。以智使勇，则何得而不从哉？一人偏将军，勇猛果敢、轻命好战者任。二人副偏将军，无谋于敌，有死于力，守成规而不失者任。四人子将，目明旌旗，耳察金鼓，心存号令，宣布威德者任。二人虞候，擒奸摘伏，深覘非常，伺察动静，飞符走檄，安忍好杀，事任惟时者任。二人承局，差点均平，更漏无失，纠举必中者任。六人偏将军别奏，一十二人偏将军兼，六人副偏将军别奏，十二人副偏将军兼，八人虞候兼，充子虞候，并忠勇骁果，孝义艺能者任。一人判官，主仓粮财帛、出纳军器，刑书公平者任。二人军典，明书记、谨厚者任。

队将篇第二十九

经曰：智者之使愚也，聋其耳，瞽其目，迷其心，任其力；然后用其命，如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与之登

高，去其梯；入诸侯之境，废其梁；役之以事，勿告之以谋；语之以利，勿告之以害，则士可以得其心而主其身。如此，则死生聚散听之于我。是谓良将。一人队将，经军阵、习战斗、识进止者任。一人队管，一队头，二人副队头，主文书、酬功赏、知劳苦、明部分、行列疏密并责成于副队头，公直明晓者任。一人秉旗，二人副旗，并勇壮者任。一人桴鼓，主昏明发警、进退节制，气勇志锐者任。一人吹角，主收军退阵，谨守节制、懦怯忠谨者任。一人司兵，主五兵锐利、支分器仗，明解者任。一人司仓，主支分财帛、给付军粮，清廉者任。一人承局，主杂供差料，无人情、恶口舌者任。五人火长，主厨膳饭食、养病、守火、内衣、资樵采，战阵不预，仁义者任。

马将篇第三十

经曰：夫戎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广牙>，刻剔鬃毛，谨落蹄甲。狎其耳目，无令惊悚，习其驱驰，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鞍、勒、辔、衔，必先坚完，断绝必补。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能明此者，可以横行八表。凡马军，人支两匹，一军征马二万五千匹。其无马者，亦如五支，令以两匹为率。一人征马副大将，军中择善牧养者任。二人征马总管副偏将，军中择善牧养者任。八人征马子将军，军中择明闲牧养者任。五十人征马押官定见，军中择善牧养者任。五百人群头，善乘骑者任。一云百人群头，医亦群头中择取。一千人马

子，军外差。又云五百人马子，医马在内。

鉴人篇第三十一

经曰：凡人观其外，足知其内。七窍者，五脏之门户。九候三停，定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一寸之眼。天仓、金匮，以别其贵贱贫富。夫欲任将，先观其貌，后知其心。神有余法：容貌堂堂，精爽清彻，声色不变其志，荣枯不易其操，是谓神有余。形有余法：头顶丰停，腹肚浓厚，鼻圆而直，口方而棱，颐额相临，颧耳高耸，肉多而有余，骨粗而不露，眉目明朗，手足红鲜，望下而就高，比大而独小，是谓形有余。心有余法：遏恶扬善，后己先人，无疾人以自贤，无危人以自安，好施阴德，常守忠信，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是谓心有余。

鉴头、目、鼻、口、舌法：

虎头高视，富贵无比。犀头 律，富贵郁郁。象头高广，福禄居长。鹿头侧长，志气雄强。龟头却缩，喉丰酒肉。獭头横阔，志气豁达。驼头蒙鸿，福禄千钟。蛇头平薄，财物寥落。骆驼尖锐，贫厄无计。兔头蔑颧，志气下劣。狗头尖圆，泣泪涟涟。眉直头昂，富贵吉昌。眉薄而 ，少信多欺。发欲细密，须欲粗疏。眼目光彩明净者贵，眼鼻成就者魂魄强，美眉目指爪者好施。眼鼻口小者多虚少实，眼鼻口大者有实无虚，眼中赤脉贯瞳子者兵死。鸡眼卷头，不淫即偷。羊目直视，能杀妻子。猪目应瞪，刑祸相仍，亦主小贵。蜂目豺声，常行安忍。蝼蛄目，心难得。鱼目多厄，猴目穷寒。鹰视狼顾，常怀嫉妒。牛头虎视，富贵无比。鼻圆隆实，富贵终吉。鼻孔小缩，慳贪

不足。蜣螂鼻，少意智。野狐须，无信期。羊须，多狐疑。口如马喙，心难信制。口如鸟嘴，穷寒客死。口如河海，富贵自在。唇如点朱，才学代无。舌红且厚，神识自守。吐舌及鼻，有寿复贵。锯齿食肉，平齿食菜，疏齿猛毅，密齿淳和。细齿长贫，名曰鬼齿。

鉴颌、耳、胸、背、手、肚、黑子、面形法：

燕颌封侯。腮尖乏肉，意志不足。耳轮厚大鲜明者，贵而且寿；小薄者，贱而且夭。虎项圆粗，富贵有余。鹤顶了了，财物乏少。颈粗短者富贵，长细者贫贱。胸背如龟，富贵巍巍。胸长而方，智勇无双。手足尖浓指密而厚者，富贵。手如鸡足，智意褊促。手如猪蹄，智意昏迷。手如狙掌，勤劳伎俩。肚如垂壶，富贵有余。牛腹贪婪，狗腹穷寒，虾蟆腹懒，晰蜴腹缓。凡人声欲深且实，不欲浅而虚。远而不散，近而不亡，浅而非壮，深而不藏，大而不浊，小而不彰，细而不乱，幽而能明，余响澄彻，有若笙簧，宛转流韵，能圆而长。虎声将军，马声骁勇。难声雌视者，虚伪人也。气急而声重者，真实人也。凡黑子欲得大而明，生隐处吉，露处凶。凡人面欲圆，胸欲方，上欲长，下欲短。凡人胸欲厚，背欲负五岳成四渎好。头高足厚，颈短臂长，似虎似龙。所谓行住坐卧，饮食音声，似非一处也。

鉴头骨、玉枕、额文法：

脑头高耸起，将军。 ，三关玉枕，万户侯，近下将军。
 ，车轮枕，封侯。 ，三星枕，封王。 ，偃月枕，封三公。
 ，四方枕，封侯。 ，十字枕，封二千石。 ，酒樽枕，二千石、三公。 ，上字枕，封侯。 ，圆枕，封侯。
 ，额上有北字文，将军。 ，额上有两立文，二千石。
 ，眉间有四立文，封侯。八，眉间有八字龙文，将军。

，眉间有三偃月文，封侯。 ，额上有覆月文，将军。 ，眉上有文通发，将军。土，眉间有土字文，封侯。文，眉间有文字文者，兵死。

凡人色欲正不欲邪，白如凝脂，黑如傅漆，紫如烂椹，黄如蒸粟，赤如炎火，青如浴蓝，皆三公将相也。

相马篇三十二

经曰：相马之法，先相头耳。耳如撒竹，眼如鸟目，獐脊、麟腹、虎胸，尾如垂帚。次相头骨。棱角成就，前看后看侧看，但见骨侧狭，见皮薄露，鼻衡柱侧高低。额欲伏台骨分明，分段俱起，视盼欲远，精神、体气高爽。立蹄攒聚，行止循良，走骤轻躁，毛鬣轻润，喘息均细。擎头如鹰，龙头高举而远望，淫视而远听。前看如鸡鸣，后看如蹲虎，立如狮子，辟兵万里。颌鼻中欲得受人拳，名曰太仓。太仓宽，易饲。胸臆欲阔，胸前三台骨欲起，分段分明。鬣欲高，头欲方，目欲大而光，脊欲强壮有力，腹胁欲张，四下欲长。耳欲紧小，小即耐劳。目大胆大，胆大则不惊。鼻欲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走。欲小，小则易饲。肋欲得密，口欲上尖下方。舌欲薄长，赤色如朱。齿欲腭瓣分明，牙欲去齿二寸，腹下欲广且平方。牙欲白，则长寿。望之大，就之小，筋马也。前视见目，傍视见腹，后视见肉，骏马也。齿欲齐密，上下相当。上唇欲急而方，下唇欲缓而厚。口欲红而有光，如穴中看火，千里马也。臆间欲广一尺以上，能久走。头欲高，如剥兔。龙颅穴目，平脊大腹，肉多者，行千里。眼中紫缕贯瞳子者，五百里；上下彻者，

千里。

凡马不问大小肥瘦，数肋有十二、十三，四百里；十四、十五，五百里。旋毛起腕膝上者，六百里；腹脊上者，五百里。项鬃大者，三百里。目中有童人如并立并坐者，千里。羊须中生距如鸡者，五百里。耳本下角长一、二寸者，千里。头如渴鸟者，千里。马初生无毛，七日方得行者，千里。尿过前蹄一寸已上者，五百里。尿举如一足大者，千里。腹下有逆毛者，千里。兰孔中有筋皮及毛者，五百里，眼上孔是也。蹄青黑赤红白，硬如蚌，有陇道成者，软口又吻头厚者，硬口又浅者，不能食。眼下无伏虫及骨者，咬人。目小多白，惊。后足欲曲腕，耳中欲促。凡马后两足白者，老马驹；前两足白者，小马驹。

马有五劳：卸鞍不 者，骨劳。 而不起者，筋劳。起而不振者，皮劳。振而不喷者，气劳。喷而不尿者，血劳。骨劳，绊之却行三十步，差。皮劳，以手摩两鞍下，汗出，差。气劳，长缰牵之行，得尿者差。血劳，高系勿令头低而食，差。马口春青色、夏赤色、秋白色、冬黑色，皆死，此名入口病也。

誓众军令篇第三十三

经曰：陶唐氏以人戒于国中，欲人强其命也。有虞氏以农教战，渔猎简习，故人体之。夏后氏誓众于军中，欲人先其虑也。殷人誓众于军门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将交白刃而拆之，以致人意也。夏赏于朝，赏善也。殷戮于市，戮不善也。周赏于朝，戮于市，兼质文也。夫人以心定言，以言出令。

故须振雄略，出劲辞，锐铁石之心，凜风霜之气，发挥号令，申明军法。

誓众文：

某将军某乙告尔六军将吏士伍等：圣人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不庭，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今戎夷不庭，式干王命，皇帝授我斧钺，肃将天威，有进死之荣，无退生之辱。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军无二令，将无二言。勉尔乃诚，以从王事，无干典刑。

军令：

经曰：师众以顺为武，有死无犯为恭。故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而名闻诸侯，威震邻国。令之不行，不可以称兵。三令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申明而不如法者，将之过也。先甲三日，悬令于军门，付之军正，使执本宣于六军之众。有犯命者，命军正准令按理而后行刑，使六军知禁而不敢违也。

——漏军事者斩，漏泄军中阴谋及告事者皆死。

——背军走者斩，在道及营、临阵同。

——不战而降敌者斩，背顺归逆同。

——不当日时后期者斩，诈事会战同，阻雨雪水火不坐。

——与敌人私交通者斩，籍没其家。言语、书疏同。

——失主将者斩，随从则不坐。

——失旌旗、节钺者，连队斩。与敌人所取同。

——临难不相救者斩。为敌所急，不相救者同。

——诳惑讹言妄说阴阳卜筮者斩，妄说鬼神灾祥以动众者同。

——无故惊军者斩，呼叫奔走、妄言烟尘者同。

——遗弃五兵、军装者斩，不谨固检察者同。

——自相窃盗者斩，不计多少。

- 将吏守职不平、藏情相容者斩，理事曲法者同。
- 以强凌弱，樗蒲忿争，酗酒喧竞，恶骂无礼，于理不顺者斩。因公宴集醉者不坐。
- 军中奔走军马者斩。将军以下并步入营，乘骑者同。
- 破敌先虏掠者斩，入敌境亦同。
- 更铺失候，犯夜失号，擅宿他火者斩，恐奸得计。
- 守围不固者斩，罪一火主吏。
- 不伏差遣及主吏役使不平者斩，有私及强梁者同。
- 侵欺百姓，奸居人子女及将妇人入营者斩。恐伤人，军中慎女子气。
- 违将军一时一命皆斩。

关塞四夷篇三十四

经曰：关塞者，地之要害也。设险守固，所以乖蛮隔夷，内诸夏而外夷狄，尊衣冠礼乐之国，卑毡裘毳服之长。是以荒要侯甸，从此别矣。

关内道：自京西出塞门镇经朔方节度，去西京一千三百五十里，去东京二千里。关五原塞，表匈奴之故地。以浑邪部落为皋兰都督府，斛律部落为高关州，浑卜焦部落为浚稽州。鲁丽塞下置六胡州、党项十四，拓拔、舍利、仆固、野剌、桑干、节子等部落牧其原野。

黄河北道：安北旧去西京五千二百里，东京六千六百里；今移在永清，去西京二千七百里，东京三千四百里。关大漠以北。回纥部落为瀚海都督府，多览部落为燕然都督府，思结部

落为卢山都督府，同罗拔拽古部落为幽陵都督府，同罗部落为龟林都督府，匐利羽为稽田州，奚结部落为鸡鹿州。道历阴山、羊那山、龙门山、牛头山、铁勒山、北庭山、真檀山、木刺山、诺真山，涉黑沙道，入十姓部故居地。

河东道：自京西东出蒲津关，经太原，抵河东节度，去西京二千七十五里，去东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关榆林塞北。以颉利左渠故地置定襄都督府，管 等六州；以右渠地置云中都督府，管阿史那等五州。道历三川口，入三山母谷，道通室韦、大落泊，东入奚，西入默啜故地。

陇右道：自西京出大镇关，经陇西节度，去西京一千四百里，去东京一千二百七十五里。南出关党项、杂羌。置据、丛、鳞、可等四十州，分隶缘边等诸州。西距吐番，去西京一万二千里，北去凤林关，度黄河，西南入郁标、柳谷、彰豪、清海、大非海、鸟海、小非海、星海泊、悦海、万海、白海、鱼海，入吐番。

河西道：自京西西北出萧关、金城关，自河西节度，去西京二千一十里，去东京二千八百一十一里。北海抵日亭海、弥娥山、独洛河，道入九姓、十箭、三屈故居地。

北庭道：自北京西出，经河西节度，出玉门关，涉河，关菴蒲海，东出高昌故地，置西州。以突厥处密部落为瑶池都督府，以杂种故胡地部落为庭州，为北庭都护，去西京一千七百五十六里，去东京六千八百七十六里。北抵播塞、厥海、长海关、海曲地，以突结骨部落置坚昆都督府，管拘勃都督府，为烛龙州。北抵瀚海，去西京二万余里。

安西道：自西京出，涉交河，出铁门关，至安西节度，去西京八千五十里，去东京八千八百五十里。路入疏勒、鄯耆、碎叶、于阗、黑海、雪海、大宛、月支、康居、大夏、奄蔡、

黎轩、条支、乌孙等国。

剑南道：自东京西南出大散关，经甘亭关、百牢关，越剑门关、松岭关，至剑南节度，去西京二千三百七十里，去东京三千二百六十六里。出蚕涯关，过一道，杂羌六十四州，分列山谷，路入吐番。南出邛 ，开通越 ，度泸河、云南关。西南徼外杂蛮，置冉、蒙、弄、览六十州，路入甘河、夜郎、滇池、身毒、五天竺国，去西京三万五千里。

范阳道：自西京出潼关，至范阳节度，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里，去东京一千六百八十六里。北去居庸关、卢龙关，塞外东胡故地，以契丹蕃长置饶饶都督府，回纥五部落分为五州，以白 部落为居延州，黑 部落为 颜州。北至乌罗浑，去西京一万五千里。

平卢道：自西京经范阳节度，东至榆林关，至平卢节度，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东京三千里，抵安东。渡辽水，路接奚、契丹、室韦、勃海、 、高丽、黑水。

岭南道：自西京南出蓝田关，涉汉江，越大庾岭，经南海节度，去西京五千六百里，去东京四千二百七十里。路入铜柱、林邑、九真、日南高、真腊、铜勒、交趾等国。

河南道：自西京出潼关，经东莱节度，去西京二千七百六十里，去东京一千八百五十三里。东涉沧海，距熊津都督府、北济国，又东抵鸡林都督府、新罗国，又东南经利磨国，属罗。涉海，达倭国，一名日本，其海行不计里数。

卷四 战具类

攻城具篇第三十五

经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人所不见，谓之九地；见所不及，谓之九天。是故墨翟綦带为垣，公输造飞云之梯无所施其巧。所谓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孙武子曰：“具器械，三月而后成。拒城，三月而后已。”其攻守之具，古今不同，今约便事而用之。

贲世车，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犀皮蒙之，下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木、火、石所不能及。

飞云梯，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上立双牙，有栝。梯长一丈二尺，有四，相去三尺，势微曲递，互相栝。飞于云间，以窥城中。其上城首冠双轳，枕城而上。

炮车，以大木为床，下安四轮，上建双陛，陛间横栝，中立独竿，首如桔槔状。其竿高下、长短、大小，以城为准。竿首以窠盛石，小大、多少随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车推转，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着地而用。其旋风四脚，亦随事用之。

车弩，为轴转车。车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铁钩连轴，车行

轴转，引弩持满弦挂牙上。弩为七衢，中衢大箭一，簇长七寸围五寸，箭长三尺围五寸，以铁叶为羽。左右各三箭，次差小于中箭。其牙一发，诸箭皆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垒无不崩溃，楼櫓亦颠坠。

尖头轱，以木为脊，长一丈，径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阔而上尖，高七尺，可容六人。以湿牛皮蒙之，人蔽其下，共舁直抵城下。木石金火不能及，用攻其城。

土山，于城外堆土为山，乘城而上。

地道，凿地为道，行于城下，因攻其城。每一丈建柱，以防崩陷。复积薪于柱间烧之，柱折城崩。

板屋，以八轮车，车上树高竿，上安轱，以绳挽板屋上竿首，以窥城中。板屋高五尺，方四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车可进退，围城而行，于营中远望。谓之巢车，状若鸟巢。

木幔，以板为幔，立桔槔于四轮车，悬逼城堞，使士卒蔽之，蚁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

火箭，以小瓢盛油贯矢端，射城楼櫓板上，瓢败油散，后以火箭射油散处，火立焚。复以油瓢续之，则楼櫓尽焚。

雀杏，磨杏核中空，以艾内火实之，系雀足。薄暮群放之，飞入城中栖宿，积聚庐舍，须臾火发。

蜀，铁鍤。蜀，短柄也。铁鍤，凿井鍤城也。

守城具篇第三十六

经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人所不见，谓之九地；见所不及，谓之九天。禽滑问墨翟守城之

具，墨翟答以六十六事，皆繁冗不便于用。其后韦孝宽过晋州，王仁守台城，皆约封胡子技巧之术。古法非不妙，然非今之用也。今述便于用者如左方。

浚隍，深开濠堑也。

增城，增修楼橹也。

悬门，悬木板以为重门。

突门，于城中对敌营自凿城内为暗门，多少临时，令厚五六寸，勿穿。或于中夜，或于敌初来营列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袭其不意。

涂门，以泥涂门扇，厚五寸，备火。又云涂栈，以泥门上木栈棚也。

积石，积炮石，大小随事。

转关桥，一梁为桥，梁端著横栝，拔去栝，桥转关，人马不得渡，皆倾水中。秦用此桥，以杀燕丹。

凿门，为敌所逼，先自凿门，为数十孔，出强弩射之，长矛刺之。

积木，备垒木，长五尺，径一尺，小或六七寸，抛下打贼。

积石，备垒石于城上，不计大小，以多为妙，充抛石。

楼橹，城上建堠楼，以板为之，跳出为楼橹。

{比}篱战格，于女墙上挑出，去墙三尺，内着横栝，前端安辖。以荆柳编之，长一丈，阔五尺，悬于椽端，用遮矢石。

布幔，以复布为幔，以弱竿横挂于女墙外，去墙七八尺，折抛石之势，则矢不复及墙。

木弩，以杨、柘、桑为弩，可长一丈二尺，中径七寸，两稍三寸。以绞车张之，发如雷吼，以败队卒。

燕尾炬，缚苇草为炬，尾分为两歧，如燕尾状。以油蜡灌之，加火，从城上堕下，使骑木驴而烧之。

松明炬，以松木烧之，铁索坠下，巡城点照，恐敌人乘城而上。

脂油烛炬，然灯秉烛于城中四冲要路门户，晨夜不得绝明，以备非常。

行炉，常熔铁汁炉，舁行于城上，以洒敌人。土瓶盛汁抛之，敌攻城不觉。

游火，铁筐盛火，加脂蜡，铁索悬坠城下，烧孔穴掘城之人。

灰杂糠秕，因风于城上掷之，以眯敌人之目，因以铁汁洒之。又云眯目，因风以秕糠灰掷之，使不得视。

连挺，如打禾枷状，打女墙上城敌人。

叉竿，如枪刃，布两歧，用叉飞云梯上人。

钩竿，有枪，两边有曲钩，可以钩物。

天井，敌攻城为地道来反，自于地道的上直下穿井邀之。积薪井中，加火熏之，自然焦灼。

油囊，盛水，于城上掷出火车中，囊败火灭。

地听，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头覆戴新瓮于井中坐听，则城外五百步之内有掘城道者并闻于瓮中，辩方所远近。

铁菱，状如蒺藜，要路水中着之，以刺人马之足。

陷马坑，坑长五尺，阔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竹签，其坑十字相连，状如钩锁。复以刍草苇木，加土种草实，令生苗，蒙覆其上。军城、营垒、要路设之。

拒马枪，以木径二尺，长短随事。十字凿孔，纵横安括，长一丈，锐其端，可以塞城门、要道，人马不能奔前。

木栅，为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山河险隘，多石少土，不任版筑，且建木为栅。方圆高下随事。深浅埋木根，重复弥

缝其阙。内量长短为阁道。立外柱，外重长出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内七寸又立阁道。内柱上布板为栈，立阑干竹。于栅上悬门。拥墙、濠堑、拒马，一如城垒法。

水攻具篇第三十七

经曰：以水佐攻者强。水因地势而成势，为源高于城，本大于末，可以遏而止，可以决而流。故晋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阳。先设水平，测其高下，可以漂城灌军，浸营败将也。

水平槽，长二尺四寸，两头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阔一寸八分，纵阔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间相去一尺四寸，中间有通水渠，阔三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匡，空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以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十数里，目力所及，随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也。

照板，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阔三尺，柄长一尺，大可握。度竿，长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刻小分其分。随向远近高下立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视之，三浮木齿及照板黑映齐平，则召主板人以度竿上分寸为高下，递相往来，尺寸相乘，则水源高下可以分寸度也。

火攻具篇第三十八

经曰：以火佐攻者明。因天时燥旱，营舍茅竹，积刍穗军粮于枯草宿莽之中，月在箕、壁、翼、轸之夕，设五火之具，因南风而焚之。

推月宿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四方分之。月二十八日夜一周天，行二十八宿，一日一夜行一十三度少强，皆以月中气、日月合为宿首。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东方七宿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虚十度，危十七度，营室十六度，东壁九度，北方七宿共九十八度。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毕十六度，觜二度，参九度，西方七宿共八十度。东井三十三度，舆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张十八度，翼十八度，轸十七度，南方七宿共一百一十二度。

雨水，正月中，日月合宿营室八度，于辰在亥，为訾，于野卫，分并州，于将登明。

春分，二月中，日月合宿奎十四度，于辰在戌，为降娄，于野鲁，分徐州，可将河魁。

谷雨，三月中，日月合宿昴三度，于辰在酉，为大梁，于野赵，分冀州，于将为从魁。

小满，四月中，日月合宿参四度，于辰在申，为实沈，于野魏，分益州，于将为传送。

夏至，五月中，日月合宿东井二十五度，于辰在未，为鹑

首，于野秦，分雍州，于将为小吉。

大暑，六月中，日月合宿星四度，于辰在午，为鹑火，于野周，分三河，于将为胜光。

处暑，七月中，日月合宿翼九度，于辰在巳，为鹑尾，于野楚，分荆州，于将为太乙。

秋分，八月中，日月合宿角四度，于辰在辰，为寿星，于野郑，分兖州，于将为天罡。

霜降，九月中，日月合宿氏十四度，于辰在卯，为大火，于野宋，分豫州，于将为太冲。

小雪，十月中，日月合宿箕二度，于辰在寅，为析木，于野燕，分幽州，于将为功曹。

冬至，十一月中，日月合宿斗二十一度，于辰在丑，为星纪，于野吴越，分扬州，于将为大吉。

大寒，十二月中，日月合宿虚五度，于辰在子，为玄枵，于野齐，分青州，于将为神后。

假如正月雨水，一日夜半，月在营室八度；至后二日夜半，行十三度少强，即至东壁五度；至后三日夜半，行十三度少强，即至奎九度。顺行二十八宿，每日夜行十三度少强，二十八日一周天，其晦、朔二日月不见。他皆仿此。《玉门经》曰：“倍月加日，从营室顺数，即知月宿所在。”假令正月五日，倍月成二，加五成七，从营室顺数七宿至毕。他皆仿此。然东井三十三度、觜二度，恐将不定，故为通算以决之而用五火之具。

火兵，以骁骑夜衔枚，缚马口，人负束薪藁草，藏火直抵贼营，一时举火。营中惊乱，急而乘之；彼静不乱，弃而勿攻。

火兽，以艾蕴火置瓢中，开四孔，系野猪、獐鹿项下，其尾端，望敌营而纵之，使奔彼草中，器败火发。

火禽，以胡桃剖令空，开两孔，实艾以火，系野鸡足，针

其尾而纵之，飞入草中，器败火发。

火盗，选一人勇捷、语言服饰与敌同者，窃号逐便，怀火偷入营中，焚其积聚。火发，乘乱而出。

火矢，以臂张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数百端候中夜齐射入敌营中，焚其积聚。火发军乱，乘便急攻。

济水具篇第三十九

经曰：军行遇大水、河渠、沟涧，无津梁舟楫，难以济渡。太公以天竺大船，皆质朴而不便于用。今随事应变，以济百川。

浮罌，以木缚瓮为筏，瓮受二石，力胜一人。瓮阔五尺，以绳钩联，编枪于其上，令形长而方。前置板头，后置稍，左右置棹。

枪筏，枪十根为一束，力胜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四分枪为一筏，皆去锋刃，束为鱼鳞，以横栝而缚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半。为三筏，计用枪一万二千五百根，率渡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则一军毕济。

蒲筏，以蒲九尺围颠倒为束，以十道缚之，似束枪为筏。量长短多少，随蒲之丰俭载人。无蒲，用芦草，法亦如蒲筏。

挟笊，以木系小绳，先挟浮渡水，次引大笊。于两岸立一橛，急张定笊，使人挟笊浮渡。大军可为数十道，豫多备。

浮囊，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紧缚其孔，缚于腋下，可以渡也。

水战具篇第四十

经曰：水战之具，始自伍员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汉武帝平百粤，凿昆明之池，置楼船将军。其后马援、王 各造战船以习江海之利。其船阔狭、长短，随用大小，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则人数率可知。其楫、棹、篙、櫓、楼席、笄索、沉石、调度，与常船不殊。

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旗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晋龙骧将军王 伐吴，造大船，长二百步，置飞檐阁道，可奔车驰马。忽遇暴风，人力不能制，不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张形势。

蒙冲，以犀革蒙覆其背，两相开掣棹孔，前后左右开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败。此不用大船，务于速进，以乘人之不备。非战船也。

战舰，船舷上设中墙半身，墙下开掣棹孔。舷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格，人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战船也。

走舸，亦如战船。舷上安重墙，棹夫多，战卒少，皆先勇士精锐者充。往返如飞，乘人之不及，兼备非常救急之用。

游艇，小艇，以备探候。无女墙，舷上桨床，左右随艇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飞。虞候居之。非战船也。

海鹞，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鹞之状。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鹞翅。其船虽风浪涨天，无有倾侧，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

城，牙旗、金鼓如战船之制。

器械篇第四十一

经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于事，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其相须如左右手。故曰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举事。上古庖牺氏之时，剡木为兵。神农氏之时，以石为兵。《尚书》：“石中矢镞。”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蚩尤之时，铸金为兵，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建旗帜，树夔鼓，以佐军威。

纛，六面，大将军中营建，出引六军。古者天子六军，诸侯三军。今天子一十二卫，诸侯六军，故有六纛以主之。

门旗，二面，色红，八幅，大将军牙门之旗，出引将军前列。

门枪，二根，以豹尾为刃，出居红旗之后，止居帐前，左右建。

五方旗，五面，各具方色，大将军中营建，出随六纛后，在营亦于六纛后建。

严警鼓，一十二面，大将军营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后。

角，一十二枚，于鼓左右列，各六枚，以代金。

队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图禽与本阵同，五幅。

认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图禽与诸队不同，各自为识认，出居队后，恐士卒交杂。

阵将门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红，恐纷乱大将军。

阵将鼓，一百二十面，临时惊敌所用。

甲，六分，七千五百领。

战袍，四分，五千领。

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条，恐扬兵缚筏。

牛皮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马军与团牌代，四分支。

弩，二分。弦，三分。副箭，一百分。二千五百张弩，七千五百条弦，二十五万只箭。

弓，十分。弦，三。副箭，一百五十分。弓一万二千五百张，弦三万七千五百条，箭三十七万五千只。

射甲箭，五万只。

生牟匕箭，二万五千只。

生垛箭，弓袋、胡鹿、长弓袋，并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万口。

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二分，二千五百张。

马军及陌刀并以啄锤、斧钺代，各四分支。

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条。马军用。

军装篇第四十二

经曰：军无辘重，则举动皆阙。士兵以军中为家，至于锥刀，不可有缺。

驴，六分，七千五百头，鞍络自副。

幕，一万二千五百口，竿、梁、钉、橛、锤自副。

锅，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

干粮，十分，一人一斗二升，一军一千五百石。麸袋，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口，韦皮缝，可绕腰，受一斗五升。

马盂，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口，皆坚木为之，或熟铜，受三升，冬月可以暖食。

刀子、锉子、钳子、钻子、药袋、火石袋、盐袋、解结锥、砺石，各十分，一十一万二千五百事。

麻鞋，三十分，三万七千五百双，摊子、鞞、子各十分，三万七千五百事。

镰帑、抹额、六带、帽子、毡帽子，各十分，六万二千五百事。

毡床，十分，一万二千五百领。

皮裘、皮镰，各三分，七千五百领，或诈为蕃兵用。柳罐、烤栳，各三分，五千口。

皮囊袋亦得。锹、锤、斧、锯、凿，各二分，一万二千五百事。

镰，四分，五千张。

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张。

布行槽，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具。

大小胡瓢，二分，二千五百枚。

马军鞍、辔、革带，十分，三万七千五百具。

人药，一分，三黄丸、水解散、疰痢药、金枪刀箭药等五十贴。

披毡、披马毡、引马索，各十分，计三万七千五百事。马军无幕，故以披毡代。

插榧，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具。

绊索，二十分，二万五千条。

皮毛及连枝中半中皮条，三十分，三万七千五百条，备收

贼杂使用。

右各队备办公、军装，并须贲行贮备使用，勿令临时有缺。

卷五 预备

预备总序

经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帅师。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故天子有道，守在四境；诸侯有道，守在四邻。国所以立疆场、关塞、亭障者，将欲别内外，乖夷狄；置烽燧、刁斗者，所以警边徼，厉士卒也。

筑城篇第四十三

经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故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今诸侯之城，方两京之城，阔狭合五之一。其高为边隅之守，不可为节制。古今度城之法者，下阔与高倍，上阔与下倍。城高五丈，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阔狭，以此为准。料功：以下阔加上阔，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丈之城，积数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筑二丈，计工四十六人，日筑城一丈，余七尺五寸。一步计役二百七十八人，

土余五丈。一百步计工二万七千八百二十人，余一丈土。一里计工一十万一百九十人，余一丈土。率一里，则十里可知。其出土负簣，并计二丈土。其羊马城，于濠内筑，高八尺，上至女墙。计工准上。

凿濠篇第四十四

经曰：濠面阔二丈，深一丈，底阔一丈。以面阔加底阔，积数三丈；半之，得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凿濠一尺，得数一十五丈。每一工日出土三丈一尺，计工五人。一步计工三十人，一里计工一万八千人。一里为率，则百里可知。

弩台篇第四十五

经曰：台高下与城等，敌去我城百步，台相去亦如之。下阔四丈，高五丈，上阔二丈。上建女墙，台内通暗道，安屈膝软梯，人上便命卷收之。中设毡幕，置弩手五人，备干粮、水火等。候敌近城垒，则攒弩射其首将。

烽燧台篇第四十六

经曰：明烽燧于高山四望险绝处置，无山亦于平地高迥处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三丈，上阔一丈，形圆。上盖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为之，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里。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上下用软梯，上收下垂。四壁开孔望贼，及安置火筒。置旗一面、鼓一面、弩两张、炮石、垒木、停水瓮、干粮、生粮、麻、火钻、火箭、蒿艾、狼粪、牛粪。每夜平安举一火，闻警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早夜平安火不举，即烽子为贼提。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刻，观望动静；一人烽卒，知文书符牒传递。

马铺土河篇第四十七

经曰：每铺相去四十里，如驿近远。于要路山谷间牧马两匹，与游奕计会，有事警急，烟尘入境，则奔驰相报。置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截道凿之，横阔二丈，深二丈，以细沙散土填平。早夜行检，扫令平净。有狐兔入境，亦知足迹多少，况于人马乎？

游奕地听篇第四十八

经曰：于奇兵中选骁果、谙山川井泉者，与烽子、马铺、

土河计会交牌，日夕逻候于庭障之外，捉生事问敌营虚实。我之密谋，勿令游奕人知。其副使、子将，并久谙军旅、好身手者任。

地听：选少睡者，令枕空胡{鹿}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有响见于胡{鹿}中，名曰地听。可预防奸。野猪皮为胡{鹿}，尤妙。

报平安篇第四十九

经曰：报平安者，诸营铺百司主掌。皆入五更，有动静报虞候知。左右虞候早出大将军牙前，带刀髻折，大声通曰：“左右厢兵马及仓库营并平安。”诺，复退本班。如有盗贼动静紧急，即具言其事。若在野行军，即言行营兵马及更铺并平安。

严警鼓角篇第五十

经曰：夫城军野营，行军在外，五更初、日没时，捶鼓一通。三百三十捶为一通。鼓音止则角音动，吹一十二声角为一叠，角音止鼓音动。如此三鼓三角，而昏明毕。行军，第一角声动，兵士起；第三角声动，戎装了；第三角声动，内外办；角音绝，兵马齐动而发。

定铺篇第五十一

经曰：每日戌时，严警鼓角初动，虞候领甲士十二队，建旗帜，立号头，巡军营及城上。如在野，巡营外，定更铺疏密。坐者喝曰：“是甚么人？”巡者答曰：“虞候总管某乙巡。”坐喝曰：“作甚行？”答曰：“定铺。”坐喝曰：“是不是？”行答曰：“是。”如此者三喝三答。坐曰：“虞候总管过。”号头及坐喝用声雄者充。

夜号更刻篇第五十二

经曰：夜取号于大将军处。粘藤纸二十四张，十五行，界印缝，安标轴，题首云：某军某年某日号簿。每日戌时，虞候判官持簿于大将军幕前取号。大将军取意于一行中书两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于将军前封锁，函付诸号。各到彼巡检所，主首以本钥匙开函告报，不得令有漏泄。一夜书一行，二十四张三百六十行，尽一载，别更其簿。

更漏牌，一日一夜凡一百刻，以竹马为一百牌，长三寸，阔一寸，逐月题云：某月更牌。一日一夜计行二百里，探更人每刻徐疾行二里，常取月中气为正。

雨水，正月中，夜传牌四十九分，一更传牌九，馀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二寸。

春分，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一分，一更传牌十。

谷雨，三月中，夜传牌三十七分，一更传牌七，馀一里十四步二尺。

小满，四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寸。

夏至，五月中，夜传牌三十五分，一更传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处暑，七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传牌四十四五分，一更传牌八，馀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传牌四十九五分，一更传牌九，馀一百一十八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三分，一更传牌十，馀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传牌五十五，一更传牌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二分，一更传牌十，馀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右件古法，多不合今。

乡导篇第五十三

经曰：即鹿无虞，从入于林中。不用乡导，难得地利。夫用乡导者，不必土人，但谙彼山川之险易、敌之虚实即可任也。

赏之使厚收其心也，备之使严防其诈也。是故锡之以官爵，富之以财帛，使有所恋；匹之以妻子，使有所怀。然后察其辞，鉴其色，覆其言，如终如一，可以用之也。

井泉篇第五十四

经曰：沙碛鹵莽之中，有水、野马、黄牛之踪，寻之有水。乌鸟所集处，有水。地生葭苇菰蒲之处，有伏泉。地有蚁壤之处，下有伏泉。

迷途篇第五十五

经曰：远征迷途，南北不分，当以北辰为正。

正月，昏参中，朝尾中。

二月，昏弧中，朝建星中。

三月，昏七星中，朝牵牛中。

四月，昏翼中，朝婺女中。

五月，昏亢中，朝危中。

六月，昏心中，朝奎中。

七月，昏建中，朝毕中。

八月，昏牵牛中，朝觜中。

九月，昏虚中，朝柳中。

十月，昏危中，朝七星中。

十一月，昏东壁中，朝轸中。

十二月，昏娄中，朝氐中。

其阴雪则用老马引前。昔齐桓公伐孤竹，值雪迷道，驱老马寻途，不迷。

搜山烧草篇第五十六

经曰：军至险阻、沟涧、林薄、ú荟、葭芦、草莽之处，鹤翔鸟舞不下，伏兽惊起，草木无风而动，必谨察之，恐伏奸也。边城十月一日烧草，及恶山、深谷、大川、连水左近草树。虏骑若来，无所伏藏。

前茅后殿篇第五十七

经曰：《周礼》：挈壶以令军井，挈辔以令军舍，挈畚以令军粮。前茅虑无，建旗帜以表之。皆古法也。今以先锋，令先探井泉、水草、宿止、贼路，与乡导计会，乃进军。战则有喝后，皆拔白刃以临之，使进，如退却便斩。敌来追我，则后殿与战，无惊扰大军也。

衅鼓篇第五十八

经曰：军临敌境，使游奕捉敌一人，立于六纛之前，而祝曰：“胡虏不道，敢干天常，皇帝授我旗鼓，翦灭凶渠，见吾旗纛者目眩，闻吾鼓鼙者魄散。”令敌人跪纛前，乃腰斩之，首横路之左，足横路之右，取血以衅鼓鼙，大纛从首足间过，兵马六军从之而往，出胜敌。亦名祭敌。

屯田篇第五十九

经曰：《洪范》八政，以食为先。是以商鞅入秦，行垦草之令；夷吾霸齐，富农功之术。夫地所以养人，城所以守地，战所以守城。务耕者，其人不衰；务守者，其地不危；务战者，其城不围。四海之内，六合之中，有奚贵？曰：贵于土。奚贵于土？曰：人之本。奚贵于人？曰：国之本。是以兴兵伐叛而武爵任，武爵任则兵胜；按兵务农则粟富，粟富则国强。人主恃农、战而尊。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使士卒出无余力，入有余粮。所谓兴兵而胜敌，按兵而国富也。

合屯田六十顷，四十顷种子，五顷大豆种子，五顷麦种子，五顷麻种子，五顷荞麦种子。屯外五十亩菜，不入，至秋纳宴设厨。四十亩蔓菁种子，十亩萝卜种子。已上种子，各依乡原种。

一屯六十丁，一丁日给米二升，一日一石二斗，一月三十六石，一年四百三十二石。

牛料，一屯六十头牛，日给豆五升。十月一日起料，四月一日停。一日三石，一月九十石，六月五百四十石。

一屯丁粮、牛料、种子、耒屯坚耒束，以长三百七十八尺五寸三分三毫绳之，四分之一长九十三尺六寸三分四毫。四月磔櫛，绳内有田一亩。对屯田官分三等田，内上、中、下，耒之，以三尺五寸圈成束，则耒数三等可知。

耒屯：苗子，横耒，取三等束。对屯田官打下苗子，斗升合数，为两绢袋，各乘苗子。一碗与屯田官者，耒使对；一碗与耒使掌者，屯官封。其后恐有耗损者，耒米取子。一斗平量，对屯田官捣，耒得几米为率，则一屯斛斗可知。

等级：殊等，九千石。第一等，七千石。第二等，六千石。第三等，五千石。岁无水旱灾蝗，满四千石者，屯官有殿。

一军载粟一十二万八千石，六分支米，九万石。以殊等屯一十四，余万二千石，方支一岁粮。《神农书》曰：“虽金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十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故充国伐西戎，杜茂守北鄙，创置屯田，以为耕植也。

人粮马料篇第六十

经曰：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人日支米二升，一月六斗，一年七石二斗，一军一日支米二百五十石，一月七千五百石，一年九万石。

以六分支粟，一人日支粟三升三合三勺三抄三圭三粒，一

月一石，一年一十二石，一军一年二十万八千石。每月人支粟九斗六升六合六勺六抄六圭六粒。其大麦八分，小麦六分，荞麦四分，大豆八分，小豆七分，豌豆七分，麻七分，黍七分，并依分折米。

盐，一人日支半合，一月一升五合，一年一斗八升，一军一日六石二斗五升，一月一百八十七石五斗，一年二千二百五十石。

马料，一人二匹，一军二万五千匹。朔方、河西，一人二匹。范阳、河东、陇右、安西、北庭，则二人三匹。平卢、剑南则一人一匹。计马二万五千匹为一军，计二百五十匹为一队，分为五十坊，一坊秣马五十队。十月一日起料，四月一日停料。

一马日支粟一斗，一月三石。六个月一十八石，计一军马一日支粟一千二百五十石，一月三万七千五百石，六个月二十二万五千石。

马盐，一马日支盐三合，一月九升，六个月五斗四升，一军马支盐三十七石五斗，一月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六个月六千七百五十石。

茭草，一马一日支茭草二围，一月六十围，六个月三百六十围，计一军马六个月九十万围。

油药，其油药取逃亡兵士残粮衣，赐兽医人，于马押官都头中差取。

军资篇第六十一

经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

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夫兴师不有财帛，何以结人之心哉？

军士一年一人支绢、布一十二匹，绢七万五千匹，布七万五千匹。赏赐：马鞍辔、金银衔辔二十具，锦一百匹，绯紫袄子、衫具、带鱼袋五十副，色罗三百匹，妇人锦绣夹衫、颀衣、帔袍二十副，绯紫乡由绫二百匹，彩色绫一百匹，银器二百事，银壶、瓶五十事，帐设锦褥一十领，紫绫褥二十领，食桌四十张，食器一千事，酒樽、杓一十副，长幕二十条，锦帐十所，白毡一百事，床套二十条，鹞袋、绣垫一百口。

宴设音乐篇第六十二

经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用宣主君之惠，畅吏士之心。古人出师，必犒以牛酒，颁赏有序，淆席有差，以激励于众。酒酣拔剑起舞，鸣笳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气。弦竹哀怨凄怆，征夫感而泣下，锐气沮丧，复安得而用哉！

酒，一人二升，二百五十石。

羊，一口分为二十节，六百二十五口。

牛肉，代羊肉，一人二斤，二万五千斤。

白米，一人五合，六十二石五斗。

薄饼，一人两个，二万五千个。每一斗面作二十个，计面一百二十五石。

馒头，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三十枚，用面四十一石六斗七升。

蒸饼，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一百枚。

散子，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三十枚，面二十五石。每面一斗，使油二十二斤。

𠂔毕𠂔罗，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八十个，面一十五石六斗二升五合。

菜，一人五两，二千九百五十四斤零四两。

糕羹，一人三合，糯米三十七石五斗。

羊头蹄，六百二十五具，充羹。

酱羊肚、肝，六百二十五具，并四等充羹。

盐，三人一合，四石一斗六升。

酱，一人半合，六石二斗五升。

醋，一人一合，一十二石五斗。

椒，五人一合，二石五斗。

姜，一人一两，七十八斤零二两。

葱，三人一两，二百九十六斤零六两。

随筵乐例：大鼓、杖鼓、腰鼓、舞剑、浑脱、角抵、笛、拍板、破阵乐、投石、拔拒、蹙鞠。

卷六 阵图

阵图总序

经曰：黄帝设八阵之形：车厢、洞当，金也；车工、中黄，土也；乌云、鸟翔，火也；折冲，木也；龙腾、却月，水也；雁行、鹅鹳，天也；车轮，地也；飞翼、浮沮，巽也。风后亦演《握奇图》，云：“以正合，以奇胜，或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聚散之势，节制之度，复置虚实二垒。”力牧以创营图。其后秦由余、蜀将诸葛亮，并有阵图以教人战。夫营垒教战有图，使士卒知进止，识金鼓，其应敌战阵，不可预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无穷。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其战阵无图明矣。而庸将以教习之阵为战敌之阵，不亦谬乎。

风后握奇垒图篇第六十三

经曰：自风后至于太公，俱用此法。古之《握奇》，文不满尺，理隐难明。其范蠡、乐毅、张良、项籍、韩信、黥布，

皆用此法，得其糟粕；而霍光、公孙宏、崔浩，亦采其华，未尽其实。今以八阵握奇人数为垒，班布守地阔狭、顷亩，列之如后。

（图A）

风后握奇外垒篇第六十四

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十人为一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亦如之。幕长一丈六尺，舍十人，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为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余八千七百五十人，分为八阵。阵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铢，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阵积率为地一万四千尺，率成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余二尺，积率成六里余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垒面四乘之，一面得地一里余二百二十三步二尺。垒内得地一十四顷一十七亩余一百九十七步四尺六寸六分，以为外垒。

天阵居乾为天门，地阵居坤为地门。

风阵居巽为风门，云阵居坎为云门。

飞龙居震为飞龙门，虎翼居兑为虎翼门。

鸟翔居离为鸟翔门，蛇蟠居艮为蛇蟠门。

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

乾坤巽坎为阖门，震兑离艮为开门。

有牙旗，游队列其左右。偏将军居垒门内，禁出入，察奸诈。垒外有游军，定两端。前有冲，后有轴，四隅有辅，以备非常。中垒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中垒，守地六千尺，积尺得二里余二百八十步，以中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二百五十步。垒

内有地两顷余一百步。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库藏、辎重，皆居中垒。

太白营图篇第六十五

经曰：参七星，伐三星，连体十星为十将军，西方白虎宿也，主杀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摇落，有若军威，故兵出而法焉。

（图 A）

一将一千人，十将一万人，幕千人，守地一万六千尺，积尺得二千六百六十六步余四尺，积步得七里余一百四十六步四尺。以营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余三百六步四尺，营内有地一十八顷七十亩余一百四十三步五尺三寸三分。

地主居坎为地主门，和德居艮为和德门。

高丛居震为高丛门，大炁居巽为大炁门。

天威居离为天威门，大武居坤为大武门。

太簇居兑为太簇门，阴德居乾为阴德门。

四仲为开门，四维为阖门。

外置牙旗、游队，四维门置铺，偏将军居垒门内，以禁出处，察奸邪。十将幡旗图禽，以五色五行列之。

右一将，行得水，黑幡，帜旗图熊，额白脚青。

右二将，行得火，赤幡，帜旗图鸮，额白脚黄。

右三将，行得木，青幡，帜旗图熊，额白脚赤。

右四将，行得金，白幡，帜旗图狼，额白脚黑。

右五将，行得土，黄幡，帜旗图虎，额白脚白。

左一将，行得水，黑幡，帜旗图熊，额青脚青。

左二将，行得火，赤幡，帜旗图鸮，额青脚黄。

左三将，行得木，青幡，帜旗图熊，额青脚赤。

左四将，行得金，白幡，帜旗图狼，额青脚黑。

左五将，行得土，黄幡，帜旗图虎，额青脚白。

中营二千人为左右决胜军，大将卫五百为幕。二百五十人，守地四千尺，积尺得六百六十六步余四尺，积步得一里余三百六步四尺。以营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百六十六步余四尺。其中营小，每面加四十三步一尺三寸三分，通成二百二十二步一尺三寸三分。每幕相去四尺五寸四分。营内有地二顷四亩余一百五十七步一尺五寸九分。

休门主一居子，生门主八居艮，伤门主三居卯，杜门主四居巽，景门主九居午，死门主二居坤，惊门主七居酉，开门主六居乾。

右八门四维四仲，唯开、景门阖，致大将、将军旗纛、金鼓如握奇法。

偃月营图篇第六十六

经曰：偃月营形象偃月，背山冈，面陂泽，轮逐山势，弦随面直，地窄山狭之所下营也。

（图A）

偃月外营常以四六分幕。一万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积尺得一千六百步，积步得四里余一百六十步，为营轮。四千人守地六千四百尺，积尺得一千六十六步余四尺，积步得二里

余三百四十六步四尺，为弦。弦置三门，每门相去三百五十五步一尺五寸五分。营内有地一十八顷八十亩余五十八步四尺。右置上弦门，中置偃月门，左置下弦门。偃月中营以二千五百人守地四千尺，积尺得六百六十六步余四尺，积步得一里三百六步余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中两厢置土马一十二匹，大小如常马，备直鞍，令士卒擐甲冑，囊弓矢，佩刀剑，持矛盾，左右上下以习骑射。

阴阳队图篇第六十七

经曰：阳队起一至九，阴队起九至一。队有五十人，五人为火长，一队九人不失四十五人之数。卒间容卒，相去二步；队间容队，相去一十八步，前后一十步。其队相去前后亦如之。黄帝曰：“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是也。

一队布地三十六步，一阵二十二队，布地七百九十二步，方圆、斜曲、长短皆如之。火长不预教习，其支器仗亦在分数之内。甲三十领，六分。战袍二十领，四分。枪五十根，十分。牌十面，二分。弩十张，二分。陌刀十张，二分。箭四十副，八分。佩刀四十口，八分。十具，六分。

右守用阴队，左攻用阳队。矛盾弓布置各有行列，前后阴阳不同。

（图A）

教旗图篇第六十八

经曰：春秋末，并为战国，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竞，而秦更名为角抵。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春、夏苗、秋、冬狩，振旅理兵，所以不忘战也。宣尼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今边军更名曰教旗，使士卒识金鼓、别旗帜、知行列、谳部分，乃一军之节制也。

凡教旗，于平原高山，大将军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各树五色旗，六纛居前，旌节次之。监军御史、裨副、左右衙官、骑队如偃月形，为候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乃命十将、左右决胜将，总一十二将，一万二千人，兵刃精新，甲马旗帜，分为左右厢，各以兵刀使为长。班布其次，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趋走。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员而不可败者，奇正是也。进止有度，徐疾有节，以正合，以奇胜。听音望麾，乍合乍离。于是三令五申：白旗点，鼓音动，则左右厢齐合；朱旗点，角音动，则左右厢齐离。离之与合，皆不离子午之地。左厢阳向而旋，右厢阴向而旋，左右各复本位。白旗掉，鼓音动，左右云蒸鸟散，弥川络野，然而不失队伍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动，左右各复本位，前后左右无差尺寸。经曰：散则法天，聚则法地。如此三合而三离，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可从军令。于是大将军出

五彩旗一十二面，各树于左右阵前。每旗选壮勇士五十人守旗，选壮勇士五十人夺旗。右厢夺左厢旗，左厢夺右厢旗。鼓音动而夺，角声动而止。得旗者胜，失旗者负。胜赏负罚。离合之势，聚散之形，胜负之理，赏罚之信，因是以教之。

(图A)

草教图篇第六十九

经曰：古之诸侯畋猎者，为田除害，上以供祭祀，下以习武事。太古之时，人食鸟兽之肉，衣鸟兽之皮。后代人民众多，鸟兽寡少，衣食不足，于是神农教其种植，导其纺绩，以代鸟兽之命。自是以后，禽兽复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人民苦之。于是王公秋冬无事，教习畋猎，简练兵革，奋扬威武，以戒非常。季冬之月腊日，太阴用事，万物毕成，蛰虫以伏，乃具卒乘，从禽于山泽以教之，令知部分进退之仪也。

一人守围地三尺，一十二将守地三万六千尺，积尺得六千步，积步得一十五里余六十步，围中径阔得地五里余二十步。以左右决胜将为校头，其次左右将各主士伍为行列，皆以金鼓、旌旗为节制。其初起围张翼，随山林地势，无远近部分。其合围地，虞候先择定讫，以善弧矢者为围中骑，其步卒枪幡守围。有漏禽兽者，坐守围吏。大兽公之，小兽私之，以观进止。

(图A)

教弩图篇第七十

经曰：弩者，怒也。言其声势威响如怒，故以名其弓也。穿刚洞坚，自近及远。古有黄连、百竹、八担、双弩之名。今有绞车弩，射七百步，攻城拔垒用之；臂张弩，射三百步，步战用之；马弩，射二百步，马战用之。弩张迟，临敌不过三发，所以战阵不便于弩。非弩不利于战而将不明于用弩也。夫弩不离于短兵，当别为队，攒箭注射，则前无立兵，对无横阵。复以阵中张阵外射，番次轮回，张而复出，射而复入，则弩无绝声，敌无薄我。置弩必处于高，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阵，果非弩不利也。

张弩后左厢丁字立，当弩八字立，高揜手，垂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当心开张，张有阔狭，左 右转，还复当心安箭，高举射。贼若远，高抬弩头；贼若近，平身放；左右有贼，回身放；贼在高处，掣脚放。放箭讫，喝杀却掣拗蝎尾，覆弩还著地。

（图A）

合而为一阵图篇第七十一

经曰：从一阵之中离为八阵，从八阵复合而为一。听音望麾，以出四奇。飞龙、虎翼、鸟翔、蛇蟠为四奇阵，天地风云

为四正阵。夫善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奇为阳，正为阴，阴阳相簿而四时行焉；奇为刚，正为柔，刚柔相得而万物成焉。奇正之用，万物无所不胜焉。所谓合者，即合奇正八阵而为一也。

(图 A)

离而为八阵图篇第七十二

经曰：风后演《握奇图》，自一阵之中分为八阵，天有冲或圆布。黄帝曰：天阵圆，利为主，色尚玄，为乾。

(图 A)

地阵方，利为客，色尚黄，为坤。

风附于天，风象，其形锐首，利为客，色尚赤，为巽。

(图 A)

附天地，太公曰“左右相向”是也。其形锐首，利为客，色尚白，为坎。

(图 A)

飞龙，其形屈曲似龙，利为主，色上玄下赤，为震。

(图 A)

虎翼，居中张翼而进，其形踞，利为主，色上黄下青，为兑。

(图 A)

鸟翔，太公曰：“鸟翔者，突击之义也。”其形迅急，利为客，色上玄下白，为离。

(图 A)

蛇蟠，太公曰：“蛇蟠者，围绕之义也。”其形宛转，利为主，色上黄下赤，为艮。

（图A）

卷七 祭文

祭文总序

经曰：古者，天子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诸侯祭其封内兴云出雨之山川神祇，出师皆祭，并所过名山大川，福及生人神祇。《尔雅》云：“是类是丘，师祭也；既伯既祷，马祭也。”师初出，则丘军之牙门，祷马群厩。蚩尤氏造五兵，制旗鼓，师出亦祭之。其名山大川，风伯雨师，并所过则祭，不过则否。毗沙门神，本西胡法。佛说四天王，则北方天王也。于阗城有庙，身被金甲，右手持戟，左手擎塔，祇从群神，殊形异状，胡人事之。往年吐蕃围于阗，夜见金人被发持戟，行于城上。吐蕃众数十万，悉患疮疾，莫能胜兵。又化黑鼠，咬弓弦无不断绝。吐蕃扶病而遁。国家知其神，乃诏于边方立庙。元帅亦图其形于旗上，号曰神旗，出居旗节之前。故军出而祭之，至今府、州、县多立天王庙焉。一本云：昔吐蕃围安西，北庭表奏求救，玄宗曰：“安西去京师一万二千里，须八个月方到，到则无及矣。”左右请召不空三藏，令请毗沙门天王。师至，请帝执香炉，师诵真言，帝忽见甲士立前。帝问不空，不空曰：“天王遣二子独才建将兵救安西，来辞陛下。”后安西奏云：“城东北三十里云雾中，见兵人各长一丈，约五六里，至西

时，鸣鼓角，震三百里，停二日。康居等五国抽兵。彼营中有金鼠咬弓弩弦，器械并损。须臾，北楼天王现身。”

牙文篇第七十三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敢以牲牢之奠，告于牙军之神曰：在昔三皇无师，五帝有师，所以伐奸凶，御桀骜。封豕逞凶，长蛇流毒，寇掠我生聚，残害我边陲。我君耻不祥之器，以伐谋为兵爱，不战而屈人，借前箸为筹策，遂得东夷贡矢，西旅献獒，川明海澄，历有年矣。今戎狄遗噍，虺蝎运出，纣犬吠尧，獍集狼顾。天子授我斧钺，赐我彤弓，凿门分阃，使长征伐。惟尔乃神，翼兹威武，左霹雳，右雷公，天乙在前，太乙在后。风霆雨霰，克胜群丑，鼓未探，元凶授首。惟尔英灵，来歆旨酒。

马文篇第七十四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清酌少牢之奠，祭尔群牧马之神曰：古者庖牺氏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代人劳。尔能节齐和鸾，举应鞞鼓。陷矢石，殪奔禽，声嘶而凉风立至，影灭而浮云犹见。穆满八骏，足迹接于瑶池；王良驯马，人事标于天汉。国家思覃八延，光宅九土，王化潜谧，白旗来庭，浮铁沉毛，贡金纳帛，而豺狼难厌，反首逆鳞，学

三苗之不恭，慕九黎之乱德。叛而不讨，何以示威！天子斋坛场，拜飞将，将军自卫 周戈，手提金鼓，挥阵云以出塞，乘明月而渡河，誓将挥种埋落，擒魑摘魅。火烈具举，我武维扬。惟尔马神，使我马肥，风驰电转，龙骧虎奔，晶甲霜明，草木皆偃，飞矢星落，江河斡旋，一举成功。投戈脱甲，示不复用，休尔于华山之阳而已矣。

祭蚩尤文篇第七十五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牲牢之奠，祭尔炎帝之后、蚩尤之神曰：太古之初，风尚敦素，拓石为弩，弦木为弧。今乃炼金为兵，割革为甲，树旗帜，建鼓鼙，为戈矛，为戟盾。圣人御宇，奄有寰海，四征不庭，服强畏威，伐叛诛暴，制五兵之利，为万国之资。皇帝子育群生，义征不德。戎狄凶狡，蚁聚要荒。今六师戒严，恭行天罚，神之不味，景福来臻，使鼙鼓增气，熊旌佐威，邑无坚城，野无横阵，如飞霜而卷木，如拔山而压卵。火烈风扫，戎夏大同。允我一人之德，由尔五兵之功。

祭名山大川文篇第七十六

祭名山文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清酌少牢

之奠，敬祭于某山之神曰：惟神聪明正直，福盈福谦，亭育黎庶，作镇一方。国家天覆地载，罔不宅心，航海梯山，来宾咸服。独彼凶丑，千百成群，滔天虐人，窥边猾夏，天阶其祸，养成其凶。皇帝取乱侮亡，兼弱攻昧，赫斯怒奋雷霆，浊 轰宏，风卷电掣。今则万骑云会，八阵戎装，顿军峰峦，樵苏林麓。天道助顺，人情好谦，天人共愤，神鉴孔明，何不云蒸雾郁，转石飞沙，助我军威。金师克获，牲牢匪馨，明德惟馨。

祭大川文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少牢敬祭于某川之神曰：惟神植德灵长，善利万物。其柔也，沉鸿毛，没纤芥；其刚也，转巨石，截横山。堑限南北，决东奔西，避高就下，兵法形焉。我君奄有万国，德洽四方，伐叛怀远，同文齐武。是以扶余、肃慎左衽来庭，夜郎、滇池辨发从事。惟彼凶虜，敢干天常，岁固凭山，摇蜂蚕之毒，乘危走险，奋螳螂之臂。天子授我庙算，不战而屈人之兵；士卒与我一心，闻敌有死难之志。神居五行之长，为百渎之源，藏蛟跃龙，兴云致雨。今大军利涉，全师既行，何不竭海若，吐天吴，驱风伯，逐鲸鱼，使波无涟漪，厉有浅深，成将军之功，赞天子之威？

祭风伯雨师文篇第七十七

祭风伯文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磔牢清酌祭于风伯之神曰：惟神道出地户，迹遍天涯，东温而层冰渐散，西烈则百卉摧残。鼓怒而走石飞沙，翻江倒海；安静则云屯浪

息，绽柳开花。畅百物以敷苏，使八方而宁谧，达庶人之理，畅大王之雄。国家至德深仁，豚鱼服信，杜绝奸慝，混一车书，海晏河清，运安迓肃。惟彼凶孽，尚肆凭陵，恃乌合之众，将蜂屯之徒，险凭 岂壤，蜉蝣朝菌，菅我天诛。晓露晨霜，延彼性命。皇帝子育群生，鞠养万品，乃威以斧钺，怀以惠和。先茅届途，后殿临境。两军相见，八阵将施，惟尔神明，号吼<风戍><风孛>，拔木偃草，使旌旗指敌，飞沙走石。飞泰山之形，昼不见于虏目；震雷霆之响，近不闻于虏耳。蒙袂僵仆，款我辕门，兵不血刃，而华戎宁谧矣。

祭雨师文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牲牢之奠，致祭于雨师之神曰：惟神薄阴阳而成气，驭风云而施德。威合风雷，则禾木尽偃；恩覃雾露，则卉物敷荣。昆阳恶盈，荡新宝之众；龟兹助顺，济全凉之师。其赏善也如此，其罚恶也如此。国家大业，醇被休德，洽如怀生之伦，尽荷明德。而戎胡倔强，草窃遐荒，使谋臣不得高枕，武士不遑脱甲。天子 目按剑，发骁勇诛不道，天下士众焱集星驰，气腾青云，精贯白日。熏兔穴、覆泉巢。惟神何不倾湫倒海，以助天威；荡寇清仇，以张军势。按剑则日中见斗，挥戈而曜灵再晡，壮戎军之气，乃尔神之功。

祭为沙门天王文篇第七十八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稽首以明香净水、杨枝、油灯、乳粥、酥蜜、粽 奥供养北方大圣、毗沙

天王之神曰：伏惟作镇北方，护念万物，众生悖逆，肆以诛夷。如来涅槃，委之佛法，是以宝塔在手，金甲背身，威凛商秋，德融湛露。五部神鬼，八方妖精，殊形异状。襟带羽毛，或三面而六手，或一面而四目，嗔颜如蓝，磔发似火，牙 律而出口，爪钩兜而露骨。视雷电，喘云雨，吸风飏、喷霜雹，其叱咤也。豁大海，拔须弥，摧风轮，粉铁围，并随指呼，咸赖驱策。国家钦若，释教护法降魔、万国归心，十方向化。惟彼胡虏，尚敢昏迷，肉食边氓，渔猎亭障。天子出师，问罪要荒。天王宜发大悲之心，轸护念之力，殄彼凶恶，助我甲兵。使刁斗不惊，太白无芒。虽事集于边将，而功归于天王。

露布篇第七十九

某道节度使某，牒上中书门下，破逆贼某乙，下兵马使告捷事。得都知兵马使某牒称：今月某日某时，于某山川探见贼兵，与战，俘斩略尽。今乘胜逐北，未暇点拨杀获生级、器械、牛马，续即申上者。天威远播，狂寇败亡，将靖烟尘，同增欢忭。谨差某乙驰驿告捷，具状，牒上中书门下。谨牒。某年某月某某官牒。

判官某官，某行军司马某使某官，某道节度使奏破某贼露布事：拔贼某城若干所，生擒首领某人若干，斩大将若干级，斩首若干级，获贼马若干匹、甲若干领、旗若干面、弓弩若干张、箭若干只、枪牌若干面、农装若干。事件应得者具言之。

中书门下尚书，兵部某道节度使某官臣某言：臣闻黄帝兴涿鹿之师，尧舜有阪泉之役。虽道高于千古，犹不免四征。我

国家德过康虞，功格区夏。蠢兹狂狄，昏迷不恭，犬羊成群，犯我亭障。臣今令都知兵马使某官某，都统马步若干人为前锋；左右再任虞候某官某，领强弩若干人为奇兵，于某处设伏；虞候总管某领陌刀若干人为后劲；节度副使某官某领蕃汉子弟若干人为中军游骑。以某月日时，于某山川，与贼大军相遇。尘埃涨空，旌旗蔽野。臣令都知兵马使某官某大将军当其冲，左右虞候张两翼，势欲酣战，伏兵窃发，贼众惊骇。虞候某强弩陌刀相继而至。锋刃所加，流血漂杵；弩矢所及，辙乱旗靡。贼人弃甲曳兵而走，我军逐北者五十里。自寅至酉，经若干阵，所有杀获，具件如前。人功何能，天功是赖。臣谨差先锋将某官某，奉露布以闻。特望宣布中外，用光史册。臣某顿首谨言。某年某月某日，掌书记某官臣某上。

治人药方第八十

经曰：药者，和草木之性，治人寒热燥湿之病。道达经脉，通理三关九候、五藏六府，扶衰补虚。夫稠人多厉疫，屯久人气郁蒸，或病瘟瘟疟痢，金疮堕马。随军备用，药与方所必须也。兹录于左。

疗时行热病方

梔子（二十枚），干姜（五两），茵陈（三两），升麻（三两），大黄（五两），芒硝（五两）。

右六味为末，米汁调服，空心，三钱匕，须臾利。不利则暖粥投之；利多，服浆水止之。阴阳毒不可服。

疗赤斑子疮

梔子（二十枚），茈胡（三两），黄芩（三两），芒硝（五两）。

右为细末，饭饮调下，三钱匕，以利为度。

疗天行病方

瓜蒌（四十九粒），丁香（四十九粒），赤小豆（四十九粒）。

右为末，并花水调服，空心，方寸匕。次两鼻中各搐此散一大豆许，须臾鼻出黄水，吐，利，良久乃愈。

疗疟疾方

鳖甲（三两），常山（二两），甘草（二两），松罗（二两）。

右为末，用乌梅煎汤调，服方寸匕，日二服，少加之，以吐为度。如不差，服后方。

当归六味散

当归，白术，细辛（以上各五两），桂心（三两），大黄（五两），朴硝（八两，熬）。

右为末，平旦空心，服方寸匕加之，以利为度。

疗温疟者可服鬼箭十味丸方

甘草，丁香，细辛，蜀椒，乌梅肉（各三两），地骨皮，桔皮（各四两），白木，当归（各五两），鬼箭（二两）。

右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乌梅汤送下。再服，加至三十丸。三五日后，觉腹中热，以粥饮压之。

疗痢病方

黄连，黄芩（各五两），黄耆，黄伯（各四两），龙骨（八两）。

右五味为散，空心，米饮下，方寸匕。日再加，至三寸匕止。

疗谷痢方

白术（六两），附子（四枚，炮，去皮），干姜（四两，炮），细辛（五两），油面末（一升，熬变色）。

右为末，以粥饮，如前法。

疗血痢方

阿胶（炒），黄伯（炙，各四两），干姜，艾叶（各三两），犀角末（五两）。

右为末，如前法服。

疗浓血痢方

黄耆（六两），赤石脂（八两），艾叶（三两），厚朴（炙，三两），干姜（煨，三两）。

治霍乱方

巴豆（一两，去壳），干姜（三两，炮），大黄（五两）。右为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米饮，服三丸，以利为度。不利，以粥汤投之。

治脚转筋方

生姜，拍碎，水煎五合，服之即愈。本方云，生姜一斤，煎二升半服之。

入战辟五兵不伤人方

雄黄（一两），白矾（二两），鬼箭（一柄），羚羊角（烧，二分半），灶中土（三分）。

右为末，以鸡子黄并鸡冠血为丸，如杏子大小，置一丸于小囊中，系腰间及膊上，勿令离身。亦辟一切毒。

疗马齿毒方

灰汁数斗，暖者洗疮处，愈。又以马粪汁亦可。

疗马脓垢差人作疮方

马鞭稍二寸，烧灰，飞鼠七枚，各烧灰，敷之。

疗金疮方因发者及伤裂突出肠方

黄耆，当归，芎，白芷，续断，黄芩，细辛，干姜，附子，芍药（各三两）。

右为末，先饮酒醉，次服五钱匕，日三服。又云服半钱匕，日三服，加至方寸匕，效。

疗金刃中骨脉不出方

白蔹，半夏（各等分）。

右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至二十日自出，立愈。

疗金疮伤中破惊方

火烧葱，取汁涂之，立愈。亦用女人中衣旧者，以裆炙熨之为愈。

疗马坠损有淤血在腹内方

生地黄五升，研烂，以酒捎汁一盞，日三服，愈。又方：地黄二升，捣令烂，以无灰酒半升煮二三沸，重户地暖饮之，常令醺醺。

疗马坠折伤手脚骨痛方

捣大麻子根并叶，取汁服之，气下乃苏。若无大麻根叶，研子温酒服亦可。

治马药方第八十一

经曰：马有四百八病，盖在调冷热之宜，适牧放之性，常加休息，不可忽视也。马之系于军也，至矣重矣。

春夏常灌马方

郁金，芎，当归，大黄，升麻，黄连，细辛。

今方不用当归、芎、细辛，却入黄伯、吴蓝、青黛、梔子，秋冬加官桂、干姜、共为末。每灌十钱，蜜油各一合，汤半升，搅匀灌之。其冷气则加干姜，官桂各一两。今多以糯米煮半升，油五合，猪脂四两，蜜三两。早饮了，啖之，俟日色温，来日复啖之。

马热不食水草方

芒硝，郁金（等分）。

右每灌七钱，入酥半两，水一升，搅匀灌之。又云刺带脉出血，良。

治马漏蹄方

先以刀削令稳便，次以发灰、羊脂填了，以黄腊封固之。

疗马内黄，不食水草，颤喘，卧数起，口张喘急，颈微垂利方

青黛（三两），大黄（二两），白盐（五合）。

右为末，每灌三匕，油蜜各一合，温水一升，灌之立愈。马有黑汗出，卧不起，汗流如珠颤，喘气急：尝汗淡即死，咸即不死。取人污袜烧汤，ㄅ，浓汁，灌三升，差。又方：刀子割马尾小头作十字，使出血，以人粪涂之，良。或烧人粪，以乱发附之，差。

疗马转胞不大小便方

以人粪并大蒜、桔汤成膏，纳尿孔内，则立尿。又缠马腹于后蹄间，挽之令跳，自止。

疗马结草方

以热手捻，令结消，不消以火炙之，扫帚柄筑之。

疗马虫颡方

桑根皮，大枣肉，葶苈子（各一两，熬令黄，另研作膏）。右和匀，水三升灌之，一时辰，令低头滴鼻中恶物，愈。

次以大黄油、鸡子清灌之。又曰：桑白皮一握，旧干煮枣五十枚煮取穰，葶苈子六两熬令黄，以水六升，桑根、大枣并煮，取一大升汁，去渣，内葶苈子膏，搅匀相得，更煎取强半停，令冷暖得所，分为两度，灌所患之鼻，如人行，八九里一灌，干地著草系头底，即出鼻中恶物，令甚走，又以大黄油、鸡子清灌之，愈。

卷八 杂占

杂占总序

经曰：天文者，悬六合之休咎；兵书者，著六军之战败。今约一战之事编为篇目，其余灾变，略而不书。夫天道远而人道迩，人道谋而阴，故曰神成于阳。故曰明人有神明，谓之圣人。夫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故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人若谋成策员，则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皆合之。人若谋缺策败，虽使大挠步历，黄帝拔元，甘德占星，巫咸望气，务成灾变，风后孤虚，欲幸其胜，未之有也。盖天道助顺，所以存而不亡。若将贤士锐，诛暴救弱，以义征不义，以有道伐无道，以直取曲，以智攻愚，何患乎天文哉！可博而解，不可执而拘也。

占日篇第八十二

经曰：日者，实也。光明盛实，布照四方，神灵御之，葵

霍向之。太阳之精，积而成象，光明外发，体魄内含，故人君法之。吉凶祸变，则必照临下土。

日珥者，拜大将军。一曰，有军在野，珥南则南胜，珥北则北胜。东西准此。

日两珥相对，将欲解和。

日晕而珥，外军凶。

日抱晕，随抱军胜。

日有白足，破军杀将。

日有背气，色青赤，曲向外，为背叛之象，其下有叛臣，将军守边有二心。

日有气似背，有枝向外，如山字，两军相当，所临者败。

日有晕气傍日，周员中赤外青，军营之象，对敌之士色浓厚者，随方军胜。

日月皆晕，兵阵不合。七日晕不解，不可起兵。晕而珥，外兵凶。

日抱晕而珥者，易上将。

日晕而珥者，两军相当，随珥兵败。

日晕而直气在旁，所临军胜。

日晕而背虹，珥反直而贯之者，顺虹击之，大胜。

两军相当，日有冠纓者，和解；抱戴，大喜。

日晕而有两珥在内外者，并有云聚，不出三日，下有围城。

占月篇第八十三

经曰：月者，阙也。盈极必缺。太阴之精，积而成象，光

以照夜，女主之义。比德刑罚、吉凶、休咎，以警戒于下土。

月有晕，先起兵者胜。

月晕抱戴，有赤色在外，外人胜；在内，内人胜。

月晕岁星，赤，色明，客胜。

火入月守，色恶，客败；色明，客胜。

月晕镇星，不明，主人胜；色明，客胜。

月晕太白，色不明，主人胜；色明，客胜。

月晕辰星，不明，主人胜；明，客胜。

月晕亢，先起兵，有喜且胜。

军出，月蚀，凶。

月晕房糠，大风起。

月晕参伐，兵起，有军不胜。

占五星篇第八十四

经曰：五星者，昊天上帝之使也。禀受帝命，各司其职。虽幽潜深远，罔不悉及之。故福德佑助，祸淫威刑，或顺轨而守常，或错乱而表异，光芒角变，色动衰盛，居、留、干、犯、勾、冲、掩、灭，所以告示下土。

凡五星各有常色本体，吉。岁星青，荧惑赤，镇星黄，太白白，辰星黑。

凡五星黄角，兵交争；赤角，犯我城；白角，有边兵；青角，忧愁生；黑角，死丧行。

凡五星色变常者，青忧、白兵、赤旱、黑丧，黄则天下大熟。

岁星占

木乘金，偏将军死。
木合金，斗，将死。
木守七星，天下起兵。
木乘昴，国有忧，番主死。
木入毕中，边起兵。
木犯毕、附耳，起兵。
木守参伐，有兵。
木犯井，起兵。
木经柳，有兵。
木守轸，罢兵。
木入轸，大将军兴兵，吉。
木入五车，兵起。
木守羽林，兵起。
木犯参、旗，大将军出征，凶。

荧惑占

火用宜背，火在鹑火之次，宜背午地。他皆仿此。
火犯木、土，为大战。传云，亡偏将军。
荧惑环太白，偏将军死。
火与太白相连而半，破军杀将，客胜。
火入太白中上出，破军杀将，客胜。
火所不利，先火起。犯左右角，有兵。
火守亢，有兵。
火入亢，有兵，水灾。
火入房，马贵；火出房，马贱。
火入糠，兵起。
火犯南斗，破军杀将。一年，吴主死，中国饥。

火入牛，破军杀将，越主死。
火入须女，入危，兵起。
火犯东壁，伏兵起。
火守昴，胡人不安；入昴，匈奴破，期三年。
火犯毕左角，大战；右角，小战。五星犯毕边，兵起。
火犯附耳，兵起。
火犯觜，赵凶，兵起。犯参，兵起。
火入东井一星，将军野战死。
火犯舆鬼，兵起。
火守七星，外有兵起。
火乘张，有兵；火与张合，兵起；火守张，大将军惊。
火犯翼，边兵起。
火入轸，有兵。
火行南河界，有边兵。
火犯太微上将，上将亡；次相，次相亡。
火犯角，大臣乱而有忧。
火入亢，有白衣会，主将死，人多疾疫。
火入氐，主兵起，失国，天子恶，赦吉。
火犯心，战不胜，大将亡，绝嗣，大臣乱主出，营有哭泣。
火入尾，臣下妖淫，年多妖祥，大乱。
火入箕，谷大贵，妃后恶之，燕主死。
火入虚，齐王死，相出走，兵罢。
火犯毕，人疫，臣反，主崩，大水，兵起。
火入壁，魏主死，天下兵起。留壁二十日，有土功，米贵，
女主恶之。
火犯奎，鲁王凶，大水，大疫，大臣谋主。
火犯娄，有暴兵，死主，大饥，盗贼起。

火犯胃，赵有大兵，主大胜。

火犯鬼，执法有诛，天下大疫，有女丧，大赦吉。

火犯柳，有土功。

火犯星，大臣乱，易服色。

镇星占

土犯左角，大将战死，水灾。土守右角，兵路不通。

土守亢，有兵，臣下反。

土守糠，大兵起。

土入天庙，有兵起。

土守虚出入，有客兵至，不过五日自去。

土入奎，兵起。

土入娄。边兵起，天下凶。

土入胃，客军败，主军胜。

土入昴，番人为乱，番主死。

土入觜，兵起。

土逆行守参，有胡兵。

土守井，越兵起。

土出入胃，舍七星，兵起负海大滨。

土守张，多盗贼，兵起，兴土功。

土入轸，兵发而自败。

土入天库，有兵。

土守南河，蛮夷起兵，边界有忧。

土出东掖门，为将事东出德门；出西掖门，为将守事西出
刑事。

土犯氏星，星后忧，宫人死，天下大疫。

土犯房，天下相伐，皇妃亡，胡兵起。

土犯心，天子绝嗣，将相死放。大赦修德吉。

土犯尾，天下不安，后妃恶之。
土犯箕，大乱，女主忧，民流亡，大兵起。
土犯斗，其国失地，先水后旱，大臣逆乱。
土犯牛，有奸贼，牛马弃于道，天下急，宜赦。
土犯女，更法令，天子喜，有女丧。
土犯虚，有刑令，大忧，有客兵， 钺用。
土入危，天下乱，国亡，将死，人哭泣。
土入室，关梁不通，贵人死，女主姿横。
土犯壁，远方入贡，国大水，天下立主。
土犯毕，令不行，将相亡。
土入觜，相死，兵大起，侵死，有反者。
土犯参，多水旱，边兵起。
土入井，水旱，大臣死。
土犯鬼，多戮死，秦地有反。

太白占

太白，一名长庚，西方金德，白虎之精，招摇之使，其胜刚，其义断，其事收，其时秋，其日庚辛，其辰申酉，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太白主兵马，为大将军，为威势，为割断，为杀伐。故用占之。是以重述其德，异于常星也。

金体大而白，光明而润泽，所在之地，兵强国昌。兵出则出，兵入则入。顺之吉，逆之凶。出高，深入吉，浅入凶，先起胜。出下，浅入吉，深入凶，后起胜。

金昼见，有军，军罢；无军，军起。

金出东方，始出为德。月未尽三日，在月南得行，在月北失行，是谓反生。不有破军，必有屠城，北国当之。

金出东方，月未尽三日，在月北，负海之国不胜；在月南，中国胜。

金出西方为德，月三日，金在月北，负海之国大胜；在月南，中国不胜。

金与月相夹，有兵拔城，偏将大战。金与月共出，守者屠城。金与列宿相犯，小战；与五星犯，大战。金在南，南军胜；在北，北军胜。

金出东方，举事用兵，顺之吉，逆之凶。西、南、北皆仿此。

金守南斗，三十日，夷狄来侵。

金入羽林，兵起。

金蚀昴、毕，胡王死。

金光暗，战不胜，将军死。

金变色，战胜，随方色而占之，色青主东方。他皆仿此。

金入月，客军大败，野有死将。

金白而角文，可战；赤而角武，不可与战。金与木合，无怒必战。金应出而不出，应入而不入，此为失舍，不有破军，必有死将，所受之邦，不可与战。未当出而出，未当入而入，必有败军于野，金受十日后，将军死。

金初大而后小，兵弱；初小而后大，兵强。

金有角，兵敢战，吉；不战，凶。顺角指处击之、吉；逆，凶。

金行迟，兵迟；金行速，兵速；金大行，用兵疾，吉；迟，凶。金入则兵入，出则兵出。兵行法此。

金木一东一西，害王侯；一南一北，兵仍伏。

金犯毕左角，左将死。金出而水没，金水俱出东方，东军胜；俱出西方，西军胜。若水居金前，前军罢；水居金南，大战；在金北，小战。金进则兵进，退则兵退。金出未高而敌深者，勿与战，去而勿追。

金赤角，兵战；白角，军起；黑角，军罢；青角，军忧。
白角，又主国丧军亡。随角所指处应。

金昼见，是谓经天。金犯五星，大兵起。犯火，大战在南，南胜。他皆仿此。

金犯角，大战不胜，将军死。

金干亢，大战不胜，将军死。

金临房，赤色，有兵战。

金入留守尾，兵起于野，将士满道。

金入南斗，将军死；金犯南斗，必破军。

金犯牵牛，将军失其众；守牵牛，兵起。

金入危，犯守，有兵起。

金入营室，暴兵满野，将军死。

金犯东壁，大兵起。

金入奎，兵起。一曰外国兵入。

金犯娄，将军功。

金犯胃，兵起。

金守昴，胡王死，四夷忧。

金犯毕，边兵起；金犯毕左角，番兵大战。金入毕，马贵，兵有伤。

金犯觜，兵起，钺用。

金守参，边兵起；左右肩，大将忧。金犯参伐，兵起。

金守东井，将军恶之；金入东井，大兵起。

金犯舆鬼，大兵起。

金入柳，大兵起，益地。

金犯七星，将军出塞。

金入翼，大将死，天下兵起。

金犯轸，其国出军，得地。

辰星占

水土合，为覆军。

水出东方而大白，有兵在外，解。

金水俱在东方，负海国胜。

水入月，主人败兵亡地。

水金合旗出，破军杀将，客胜。视其所指，以命破军。

水环太白，兴兵大战，客胜，主人败。

水遇金，其间可容剑，小战则客胜。

水出太白左，小战；磨太白又去三尺，大战；水在金北，利主人；在金南，利客。

水守房，番兵败。水守娄，番兵起。

水干昴，夷狄兵起。

水守心，大臣相杀，大水，异姓立王。

水犯尾，大水。

水犯箕，有赦。若守左角动色，贵臣戮死。

水犯斗，大臣诛。一曰兵守赤色，天下败；兵犯斗，五谷不成。

水守女，有婚娶事，万物不成。犯虚，天下乱，多水。

水犯危，大水，有后丧，臣谋君主。

水犯室，有兵，大水。

水犯壁，刑法苛，朝廷有忧。犯奎，有火为害。

水乘昴，出其北，胡王死，中国大水。

水入毕，有兵出北，胡王忧；出南，中国忧。

水犯觜，发兵。

水守参伐，星移南，南蛮下；移北，北胡侵。

水入东井，星进兵进，星退兵退。

水犯舆鬼，兵起。水入库，兵起。

水入柳，牛马贵。
水犯星，臣下乱。
水守张，兵起，大水。
水入翼中，刑及贤相，大凶。
水犯轸，大兵起，万物不成。
水犯角，大水，舟航相重。
水犯亢，大水。
水干犯五车星，兵起。水留心南河，兵起西方。

占流星篇第八十五

经曰：夫流星者，天之使也。自上而降下曰流，自下而升上曰飞。大者曰奔星，小者曰流星。星大则使大，星小则使小。此谓紫微宫、太微宫出入而徐行，渐经列宿之次也。或于列星之坐，非二宫所出者，并为妖星。

流星赤色有角者，四夷有兵。前赤后黑，兵败将亡。

流星入参不出，先起者胜，后起者败。

流星干七星者，兵起。

流星入建星者，色青，兵起。

流星入河鼓者，大将军亡。出河鼓，兵出；入河鼓，兵入。

流星入王良，马尽惊。

流星入天将，军中惊。流星入，将入；星出，将出。

流星入紫微宫，匈奴兵起。

流星入三台，大将出。

流星入骑官，骑官死。

流星入羽林，兵大起。
流星抵北落，兵大起。
流星出天宫，匈奴兵起。
流星抵天市垣，大将出。
流星抵天狗，犯弧天，将有千里之行。
流星出天厩，兵马出。

占客星篇第八十六

经曰：客星者，非本位之星，故曰客星也。色白，如气勃勃然，似粉絮，故所过之宿，分野必有灾害。

客星出营室，无兵则兵起，有兵则兵败。

客星入奎，破军杀将。

客星犯娄，胡人乱。

客星入昴，胡人犯塞。

客星入毕，边有急兵。

客星干觜，城堡虚，军储少，军民饿死。

客星守张，将军有阴谋，兵起。

客星入招摇，番兵大起。

客星入天枪中，兵起。

客星入天，兵起。

客星犯文昌，将星色苍，将有忧；色赤，将惊；色黄，将有喜；色黑，将死。

客星守传舍，胡人入中国。

客星守天鸡，天下兵马尽惊。

客星过天街，胡王死。
客星入库楼，与守南门、守军市、守老人，皆主兵起。
客星守骑官，将忧，士卒散。
客星入北落师门，虏人入塞，兵起。
客星入天仓，粟大贵。
客星入天厩，兵起，马死。
客星入天弓，天下弓弩皆张。
客星出天弓，匈奴兵起。
客星守狼，夷狄来降。
客星守孤，南夷降。
客星守车骑，西羌来降。
客星守九州殊口，负海国不安。
客星入天节，番王死。

占妖星篇第八十七

经曰：妖星者，五星之余气也。结而为妖，殊形异状，凶多吉少。所见之分，必有灾害。

奔星所坠之下，有大兵来。

流星前赤后黑，客兵败散。

流星从敌营上来我军，上锐者有间谍来说吾兵。

流星尾长三四尺者，辉辉然，军使也。色赤者，将军使也。

流星色青赤有光，尾长三四尺者，名曰天雁，将军之精华也。兵从星所指者胜。

流星色苍白，为使；色赤，有兵；色黑，将死。

飞星如大瓮，后大，晓然白，前卑后高，所谓顿顽，大将死，邑削。

飞星后化云者，名曰大滑，流血积骨之象。

枉矢类流星，色青，蛇形，如矢而枉道，所指将军死。

天狗如奔星，有声，坠如火光炎炎烛天，其下有积尸流血，狗来食之。

占云气篇第八十八

经曰：天地相感，阴阳相薄谓之气，久积而成云。皆物形于下，而气应于上。是以荆轲入秦，白虹贯日；高祖在沛，彤云上覆。积屋之气而成宫阙，精之积必形于云之气。故曰占气而知其事，望云而知其人也。

猛将气

猛将之气如龙如虎，在杀气中。猛将欲行，先发此气。如无将行，当有暴兵起，吉凶以日神占之。

猛将之气如烟如雾，沸如火光照夜。猛将之处，有赤白气相绕。猛将之气，如山林，如竹木，色如紫盖。如门楼，上黑下赤。如旌旗，如张弩，如尘埃，头尖，本大而高。两军相当，敌军器上气如仓，正白见日愈明。此皆猛将之气，不可击也。

敌人营上气黄润泽，将有威德，不可击也。气青白而高，将勇，大战；前白如卑，后青如高，将怯士勇；前大后尘小，将怯不明。

敌上气黑中赤在前者，将精悍，不可当。

敌上气青而疏散者，将怯。然军上气发，渐渐如云裹山形，

将有阴谋，不可击。若在吾军之上，速战，大胜。

敌上气如蛟蛇向人，此猛将之气，不可当。若在吾军之上，速战，大胜。

胜军气

气如火光，如山堤，如尘埃粉沸，如黄白旌旗，无风而飘，挥挥指敌，此胜军之气，所在不可击。

云气如三匹帛，前横后大，如楼椽，如赤色者，所在兵锐，不可击。

军上有气如人持斧，如蛇举首而向敌者，皆胜军气。如匹帛者，此助胜之气，所在不可击。

军上气如覆舟，如牵牛、如斗鸡，所在不可击。

军上有五色气连天，不可击。

军上有云气如华盖，如飞鸟，如伏虎，所在不可击。

军上气如五马，颈低尾高，如杵，如赤马在黑气中，如黑人在赤气中，如杵在黑云中，如人十十五五，旌旗在黑气中，赤色在前者，皆精悍不可击。

败军气

败军之气如马肝，如死灰，如偃盖，如卧鱼，乍见乍隐，如雾之朦胧，此衰气也。若居敌上，宜急击之。

云气如坏山从军营而坠，军必败。

云气自黄昏发，连夜照人，则军士散乱。

军上有气一断一续者，军必败。

军上黑云如牛状，如猪脂，如群羊，然曰瓦解之气，军必败。

军上有云气如双蛇，急击勿失。

军上气如尘灰，如粉如烟，云雾勃勃捺乱者，军必败。

军上有五色杂气，东西南北不定者，或如群鸟乱飞，或纷

纷如转蓬，或如败船，或如卧人无手足，或如覆车散乱不起者，皆败军之气，击之必克。

军上气上大下小者，士卒日减。

军上十日无气者，其军必败。

军上十日无气，忽有赤白气乍出即灭者，外声欲战，突欲退散，宜击之。

军上气出而半绝者，欲散渐尽去走，一绝一败，再绝再败，三绝三败。在东发白气，灾深。赤气如火光从天而降入军中，兵乱将死。

军上气苍，须臾散尽，或前高后卑，或黑气如牛马形从云气中渐入军中，名曰天狗食血，其军败散。

两军相当，十里之内，三里之外，望彼军上气高而前白后青者，败气也。

云气如人头、鸡兔临军上，云盖蔽蒙，昼晦者，宜急走，不然必败。

军上气先青而后黑者，其将必死。

散军之气，如燃生草之烟，前虽锐而后必退。

军上气如丹蛇者，如尾在云雾中临军上者，中人与外人通。

军行有白气如猪来临者，大惊，宜备。

日晕有气如死蛇属晕者，不利先锋。

日晕旁有赤云如悬钟，其下有死将。

日月晕有背，所临者败。

白虹及 入营者，败。

日晕有四 在外，军悉败散。日晕薄，及后至先去，其下败军来降。

气如人十十五五，皆低头叉手相向，或气如黑山以为缘者，白气如鸟趣入屯营连络不绝，须臾下者，当有来降。

城垒气

正白如旌旗，或白气如旗而赤界其边，或气出于外如火烟，或有云分为两截，状如城垒，皆坚而不可攻。

白气如城中南北出者，城中黑气如星，名曰军精，急宜解去。

赤云或黄云去临城，城中喜。青云从军城南北出者，不可攻。

城中有云青色，如牛头触人外向者，城中有气出东，其光黄大，坚城也。

白气中出，青气入北，反覆回还，不可攻。

凡攻城围邑，过旬不雷不雨者，为城辅，勿攻。

城垒气出于外如烟火者，或如双蛇举首向敌，或赤气如杵自我城中出向外，内兵突出，客败。

凡攻城有诸气自城出，兵不得入。

气绕城而不入城，外兵不得入。

日晕，有青气从中出四起者，围中胜。

凡攻城有黑气临城上者，积土固险之状。黑者，水之气，城池之象也。我据城，敌不可攻；敌据城，我不可攻。

凡围城，平旦视围上气郁郁如火光芒，其势翕翕然者，其方救至；无者，救不至。受围者望外救，亦以此占。

伏兵气

气如赤杵幢节在乌云中，或如乌人在赤气中，或黑气浑浑圆而赤气在其中，或白气纷沸起如楼状，其下皆有伏兵。若军行近山谷之间，林坑，甚防之。

云纷纷绵绵相交，及似蒿草长数尺者，以车骑为伏兵；如布席，似蒿草长尺许者，以步卒为伏兵。

黑云出营南，贼逃，我后有伏兵，谨候察之。

两军相当，赤气，伏兵气。若前有赤气，则前有伏兵；后有赤气，则后有伏兵。左右亦如之。

黑云变赤及白，形如山者，有伏兵；云如山林，或前黑气后有白气者，有伏兵。

暴兵气

白气如瓜蔓连结，部队相逐，须臾罢而复出，或如八九来而不绝者，有急贼至。

白气如仙人衣千万连结，部队相逐，罢而复兴者，当有千里兵至。

黑气从彼来我军者，欲袭我也，急宜备，不宜战，敌还，从而击之，必得小胜。

天气苍茫，而有此气依支干数内无风雨所发之方，必有暴兵。日克时则凶，时克日则自消散。此气所发之方，当有事告急。一人来则气一条，依数计之。若散漫一方，必有众至。依日支干数内有风雨，则不应。

伏兵气如人持刀盾，或有云如坐人赤色，所临城邑有猝兵至。

赤气如人持节，云如方虹，或如赤虹，其下暴兵至。或如旌旗，或虎跃，如人行，或白气如道带竟天，或白虹所出，或赤云如火，或云如匹布著天经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

有云如番人列阵，或白气广五六丈，东西竟天；有云如豹，五六枚相聚，或如狗四五枚相聚；四方清明，独有赤云赫然者，所见之地兵起。

四望无云，独有黑云极天，名曰天沟，主兵起。

壬子日候四方无云，独有云如旌旗，其下兵起。遍四方，天下兵起。

云气一道，上白下黄，白色如布匹，长数丈；或上黄下白，

如旗状，长二三丈；或长气纯如，赤而委曲，一道如布匹，皆谓之蚩尤旗，见兵大起。

战阵气

气如人无头，如死人，如丹蛇，赤气随之，必有大战，杀将。

四望无云，独有赤云，如狗入营，其下必有流血。或独见赤云如立蛇，或赤云如覆舟，其下大战。

白虹或赤屈虹见城营上，其下大战，流血。

白气如车入北斗中转移者，大战。云如耕陇，大战。

日旁黑气如虹，或白气如虹交见，两军相当，必交战，无军兵起。

四五六虹见，大战。

日月有赤云截之如大杵，军在外，万人战死。两军相当，不利先举。

月初满而蚀，有军必战。

苍白云气经天，其下有拔城，大战。

赤气漫漫如血色，有大战，流血。

阴谋气

气白而群行，徘徊结阵而来者，他国人来相图谋也。不可忽，应视其所往，随而伐之，得利。

黑气如幢出于营中，上黑下黄，敌欲来求战，而无诚实，言信相反，七日内必觉。备之，吉。

黑气临我军上，如车轮行，敌人谋乱，国有小臣勾引，宜察之。

黑气如引牵来如阵前，锐者，有阴谋。

天沉阴不雨，昼不见日，夜不见星月，三日以上者，阴谋也，将军慎防左右。

连阴十日，乱风四起，欲雨不雨，其名曰 ，为臣谋君。
天阴沉，日月无光，有云障之，不雨，此君臣俱有阴谋。
两敌相当，则阴谋也。若昼晴夜阴，臣谋君；昼阴夜晴，君谋臣。

四夷气

东夷之气如树，西夷之气如屋，南夷之气如楼台或如舟航，
北夷之气如牛羊或如穹庐。

远近气

气初出桑榆一千五百里，平观一千里，仰视中天一百里、
平望桑榆二千里，登高下属三千里。

凡候气之法，气初出时，若云非云，似雾非雾，仿佛若可见，
初出森森然，若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以外气也。

凡候敌上气：敌在东，日出候之；敌在西，日入候之；敌
在南，日中候之；敌在北，夜半候之。

欲敌我军气，常以甲己日，及庚子、戊午日、未日、亥日，
及八月十八日，去军十里，登高望之，但百人以上，则皆有气。

凡气欲似甑出炊，气勃勃而上升，外积结成形，而后可占。
气不结积，散漫不定，不能为灾祥，亦必和杂杀气森森然，乃
可论也。

凡军城上气安则人安，气不安则不安，气盛则兵盛，气衰
则中衰，气散则众散。

凡气得旺、相气吉，休、囚色凶。

军上气高胜下，厚胜薄，实胜虚，长胜短，泽胜枯。

凡占灾祥，先推九宫、分野、六壬、日月。不应阴雾风雨，
其占乃准。

凡候气，多假日月之光所照耀而形，故晕、珥、抱、背，
皆出日月之旁。虹 相象，莫不因日而见。是故昼候日旁，夜

候月旁。辉光所烛，无得而隐矣。

凡气见，近三日、远七日内有大风雨，则不应灾祥，故曰风以散之，雨以解之。

凡军行，先观其气。兵有胜负，气有盛衰。气锐，兵强；气伏，兵弱。兵行气行，兵止气止，兵急气急，兵散气没。故曰气是兵主，风是兵苗。为将者不可不知也。

分野占

经曰：天有二十八宿，为十二次，在地为十二辰，配十二月，至于九州分野，各有攸系，上下相应，故可得而占识之。

角、亢

郑之分。于辰在辰，为寿星。于野在颍川、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阳翟、汝南、宏农、城父、新安、宜阳、河南、新郑，属兖州。

氏、房、心

宋之分。于辰在卯，为大水。于野在楚州、山阳、清平、济阳、东郡、须昌、寿阳、睢阳、定陶等郡，属豫州。

尾、箕

燕之分。于辰在寅，为析木。于野在渔阳、北平、辽东、辽西、上谷、代郡、雁门、涿郡、范阳、新城、固安、良乡、涿州、昌黎、渤海、安定、朝那、乐浪、玄菟、易定，属幽州。

南斗、牵牛

吴之分。于辰在丑，为星纪。于野在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广陵、庐江、安陆、临淮、苍梧、郁林、桂阳、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属扬州。

须女、虚

齐之分。于辰在子，为玄枵。于野在高密、城阳、泰山、济南、平原，属青州。

危、宝、壁

卫之分。于辰在亥，为 訾。于野在魏郡、黎阳、河内、朝歌、濮阳，属并州。

奎、娄

鲁之分。于辰在戌，为降娄。于野在东海、泗州、阴陵、曲阜，属徐州。

胃、昴

赵之分。于辰在酉，为大梁。于野在信都、真定、常山、中山、钜鹿、高阳、广平、河间、武昌、文安、清河、内黄、斥丘、太原、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党、邯郸，属冀州。

毕、觜、参

魏之分。于辰在申，为实沈。于野在高陵、河东、河内、陈留、汝南、新野、舞阳、河南、开封、阳武，属益州。

井、鬼

秦之分。于辰在未，为鹑首。于野在弘农、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蜀郡、广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属雍州。

柳、星、张

周之分。于辰在午，为鹑火。于野在河南、洛阳、平阳、偃师、巩县、三河，属豫州。

翼、轸

楚之分。于辰在巳，为鹑尾。于野在南郡、江陵、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汉中、汝南、南中，属荆州。

风角

巽为风，申明号令，阴阳之使也。发示休咎，动彰神教。春官保章氏，以十二风察天地之妖祥，故《金縢》未启，表拔木之征；玉帛立交，起偃禾之异；宋襄失德，六 退飞；仰武

将焚，异鸟先唱。此皆一时之事。且兴师十万，相持数年，日费千金，而争一旦之胜负。乡导之说、间谍之词，取之于人，尚犹不信，岂一风动叶、独鸟鸣空，而举六军投不测之国？欲幸全胜，未或可知。谋既在人，风鸟参验，亦存而不弃。

夫占风角，取鸡羽八两，悬于五丈竿上，置营中，以候八风之云。凡风起，初迟后疾，则远来；风初疾后迟，则近来。风动叶十里，摇枝百里，鸣枝二百里，坠叶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飞石千里，拔木五千里。三日三夜，遍天下；二日二夜，半天下；一日一夜，及千里；半日半夜，五百里。

五音占风

宫风，声如牛吼空中。徵风，声如奔马。商风，声如离群之鸟。羽风，声如击湿鼓之音。角风，声如千人之语。

子、午为宫，丑、未、寅、申为徵，卯、酉为羽，辰、戌为商，巳、亥为角。

宫风发屋折木，未年兵作。

徵风发屋折木，四方告急。

商风发屋折木，有急兵。

羽风发屋折木，米价贵。

角风发屋折木，有急盗贼，战斗。

岁月日时，阴德阳德自处，阴德在十二干，阳德在天。

岁月日时，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辰、午、酉、亥各自相刑。

子、丑、寅、巳、申为刑上，卯、戌、未为刑下。

风从刑下来，祸浅；风从刑上来，祸深。三刑为刑上、刑下、自刑。

凡灾风之来，多挟杀气，克日浊尘飞埃。

凡祥风之来，多与德气并，日色晴朗，天气温凉，风气索索不动尘，平行而过。

凡申子为贪狼，主欺给不信、亡财遇盗，主攻劫人。巳、酉为宽大，主福禄，主贵人君子。亥、卯为阴贼，主战斗杀伤，谋反大逆。寅、午为廉贞，主宾客、礼仪、嫁娶。丑、戌为公正，主报仇怨，主兵。辰、未为奸邪，主惊恐。

贪狼之日，风从宽大上来，所主之言，仍以贪狼参说吉凶。他仿此。

有旋风入幕折干戈，坏帐幕，必有盗贼入营，将军必死。旋风从三刑上来，其兵不可当。有风从王气上来，官军胜。大寒，大胜；小寒，小胜。

凡风蓬勃四方起，或有触地，皆为逆风，有暴兵作。寅时作，主人逆；辰时作，主兵谋逆；午时发，左右逆；戌时发，外贼逆。

宫日，大风从角上来，有急兵来围，至日中折木者，城陷。

羽日，大风暝日无光，有围城，客军胜。

阴贼日，风从阴贼上来，大寒，有自相杀者。

商日，大风从四季上来，有贼攻城，关梁不通。

鸟情占

经曰：巳酉为宽大之日，时加巳酉，鸟鸣其上，有酒食。时加寅午，有酒食，辞让。时加丑戌，有酒食，口舌。时加亥卯，有酒食，相害。时加辰未，有酒食，妇人口舌。时加申子，有酒食，争财。

寅午为廉贞之日，时加寅竿，鸟鸣其上，有谏诤、责让。时加巳酉，有宾客。时加申子辰未，有口舌事。时加丑戌卯，有酒食，又主相杀。

丑戌为公正之日，时加丑戌，鸟鸣其上，有长吏来尉问。

时加巳酉，有公正，酒食相遗。时加寅午，有吏言阴私贼事。时加申子，有吏来言公正之事。时加亥卯，有吏来说，阴贼相杀。

辰未为奸邪之日，时加辰未，鸟鸣其上，有长吏来捕奸邪事。时加巳酉，有酒食、阴事。时加辰丑戌，有吏捕阴私奸谋事。时加亥卯，有阴谋劫害之事。

申子为贪狼之日，时加申子，鸟鸣其上，有贼攻劫盗贼事。时加寅午，有善人言攻劫事。时加巳酉，有酒食。时加辰未，有妇人事讼事。时加丑戌亥卯，有群贼攻夺事。

亥卯为阴贼之日，时加亥卯，鸟鸣其上，有群贼大议，休废囚死，斗伤。时加巳酉，有妇人奸私相伤。时加丑戌，有吏逐贼。时加寅午，有妇人奸淫相伤。时加辰未申子，有贼攻讨。

右诸阴日，有鸟群飞，飘飘从鬼门、四季上来，更时加四季，主有搜索，皆为斗伤事。

卷九 遁甲

遁甲总序

经曰：黄帝征蚩尤，七十二战而不克，昼梦金人，引领长头，衣玄狐之裘而立曰“某，天帝之使”，授符于帝。帝惊悟，求其符，不得，乃问风后、力牧。力牧曰：“此天帝也！”乃于盛水之阳，筑坛祭之。俄有玄龟巨鳖从水中出，含符致于坛而去。似皮非皮，似绋非绋，以血为文，曰：“天乙在前，太乙在后。”黄帝受符，再拜。于是设九宫，置八门，布三奇、六仪，为阴阳二遁，凡一千八百局，名曰天乙遁甲式。三门发，五将具，而征蚩尤以斩之。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共治西方，主金，兄弟十八人，日寻干戈，恃甲兵之利，残暴不仁。闻黄帝独王于中央，将欲胜四帝，恃甲兵于涿鹿。黄帝，至道之精，其神无所倚，其心无所适。淡然与万物合其一。天道亏盈而益谦，乃授黄帝神符而胜之。使黄帝行蚩尤之暴，蚩尤行黄帝之道，则蚩尤得符而胜黄帝矣。黄帝因蚩尤之暴，则黄帝得符而胜蚩尤矣。天道助顺，所以授黄帝符者，欲启圣人之心，赞圣人之事也。吉凶成败，在乎道，不在乎符。今取其一家之书，以备参考耳。

日辰

甲乙仲 甲乙季 甲乙孟

六甲

甲子、乙丑至癸亥，中间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并甲子为六甲也。

五子遁元

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

阳遁 遁元 仲 孟 季

阴遁 遁元 仲 孟 季

坎 冬至一七四 小寒二八五 大寒三九六

艮 立春八五二 雨水九六三 惊蛰一七四

震 春分三九六 清明四一七 谷雨五二八

巽 立夏四一七 小满五二八 芒种六三九

离 夏至九三六 小暑八二五 大暑七一四

坤 立秋二五八 处暑一四七 白露九三六

兑 秋分七一四 寒露六九三 霜降五八二

乾 立冬六九三 小雪五八二 大雪四七一

阳遁冬至后第一甲子为上元，第二甲子为中元，第三甲子为下元。逆布三奇，顺布六仪。

阴遁夏至后第一甲子为上元，第二甲子为中元，第三甲子为下元。顺布三奇，逆布六仪。

阳遁元用坎、艮、震、巽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气，合一百八十日。

阴遁元用离、坤、兑、乾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气，合一百八十日。

五日六十时为一元，五日竟一气，一气用一元上中下阴阳

二遁，三百六十日当一岁之用。其五日四分之一各用中元，以通余闰，始终用之。然则冬至闰余二五八。

经曰：以通闰余，始终用之，各用二五八，是已五日之内，与日合者。

凡用遁之法，当知九星，明九宫，定八门，审直符、直事。

九星

天蓬，水，常主一；天芮，土，常主二；天冲，木，常主三；天辅，木，常主四；天禽，土，常主五；天心，金，常主六；天柱，土，常主七；天任，土，常主八；天英，火，常主九。

九宫

坎为一宫，坤为二宫，震为三宫，巽为四宫，中五宫，乾为六宫，兑为七宫，艮为八宫，离为九宫。

八门

休门，常主一；死门，常主二；伤门，常主三；杜门，常主四；开门，常主六；惊门，常主七；生门，常主八；景门，常主九。

直符

直符者，六甲、六仪是也。甲子常为六戊，甲戌常为六己，甲申常为六庚，甲午常为六辛，甲辰常为六壬，甲寅常为六癸。

三奇

乙为日奇 丙为月奇 丁为星奇

直事

直事者，直八门事也。常以直符加直事，上门加直事，授出入之语，故以其门名之。直事五日一易局，十时一易符，十时一易事。

课式

凡课式之法，常以直符加时干。直符者，六甲也；时干者，时下所用之干也。假令阳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即子在甲时也，授以直符天蓬，加北方六戊。所以加六戊者，以甲子常为六戊故也。鸡鸣乙丑，授以天蓬直符，加南方六乙，尽癸酉十时，皆以天蓬加干，至寅戌。甲戌则转直符用天芮。他皆仿此。其阳遁可知。

阴遁逆行：以直符，直事加宫。直事者，直事上之门也；时干者，时下所得之宫也。然则直符十时一易其门，十时一易也。

假令阳遁用天元中元七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即以惊门加第七宫。鸡鸣为乙丑，即以惊门加八宫，尽癸酉十时，皆以惊门加宫，至寅戌。甲戌则移生门加宫，而奇门所在，及为吉凶成败，按而详之。他仿此。阴遁则逆数。

凡子加子，直符、直事各伏其位，名曰伏吟；子加午，直符、直事各易其位，名曰反吟。虽致奇门，吉宿皆凶，惟可以纳财。

凡三奇之日，宜以出行。奇者乙、丙、丁，皆为吉干，与善神并，故无凶耳。若开、休、生三吉门有天上三奇合之，临一方，即其方之门为吉，道路清虚，可以出行，修举百事皆吉。

假令用阳遁天元一局，甲己之日，日出为丁卯，天乙直符在四宫，开门临震三宫，下有六乙，与日奇合，东方出行吉。生门临离九宫，有六丁与星奇，南方可以出行。其阴遁可知。

凡三奇直使者为三奇，得六甲所使奇也。即乙为甲戌、甲子使，丙为甲寅、甲申使，丁为甲辰、甲寅使。三奇为吉门合，得此时者为尤良。

假令阳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用甲己之日，日入癸酉，天乙直使在一宫，以直符天蓬加六癸，休门直事加一宫，北方休门

下有六丙，日奇而临甲子，六丙所使者是也。他皆仿此。

凡三奇与生门合，太阴合，得人遁。奇与休门合，为天遁。奇与开门合，得地遁。奇与太阴所合皆吉。常以六丁所合为太阴，天乙后二宫亦名太阴。

假令阳遁天元上元一局，甲戌在坤宫，为直事前二宫，乾六甲在二宫，天乙在后二宫，皆合于六宫，故曰巽遁用阳。他仿此。

又生门与六乙合，得人遁奇。休门与六丁合，得地遁奇。开门与六丙合，得天遁奇。所合之宫，所向皆吉。

又生门与六乙合，得天遁奇。开门与六丙合，得地遁奇。休门与六丁合而在直符前三宫，为得人遁奇。天遁奇者，为日精华所蔽；地遁奇者，为月精华所蔽；人遁奇者，为太阴之气所蔽。此时可以隐匿逃亡。蔽盖此宫，有事出行，吉。

凡三奇合太阴而无吉门，名曰有阴无门。有门合太阴而无奇，名曰有门无奇。有吉门而无奇阴，名曰有奇无阴。皆可从之，吉。但避五刑，举事但从三吉而去。若不得三奇并吉门者，但三奇所加，百事从之，吉。

又三奇在阳，宜为客；在阴，宜为主。若欲见贵人，求财，举事，出自奇门，合生门，吉。若力胜举百事，出自奇门，合开门，吉。若欲求阴私举百事，出自奇门，合休门，吉。

凡三奇游于六仪，利为公私和会之事。谓乙、丙、丁游于六甲之上。若甲寅有乙卯，甲子有庚午，此为玉女守门户之时也。天乙合会，利为其事，要在三奇在六仪者。三奇吉门合太阴，以胜光、小吉、从魁加地四户，是谓福仓。远行，出入，移徙，皆吉。

凡欲远行，出入，举百事，逃亡，当令天三门加地四户，出其下，吉。天三门者，太冲，从魁，小吉是也。地四户者，

除、定、危、开是也。

假令正月建寅，即卯为除，午为定，酉为危，子为开。他仿此。太冲、从魁、小吉，天之私门；六合、太阴、太常，地之私户。此临开、休、生三奇吉门从之，出入、远行、举百事，皆大吉。又以月将加时上视之，勿忘太冲。太冲者，天门也。卒有急难，天门出吉。凡三奇人墓，凶，不用。

假令六乙日奇，虽得日奇，未时不可出。谓乙属木，木墓在未也。丙丁火，火墓在戌，戌时不可出。

一云六乙临二宫，六丙、六丁临六宫，入墓，出三奇吉门，勿令五刑、魁星、奸蛇、白虎在其。

凡九天之上，可以力胜。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太阴之中，可以潜形。六合之中，可以逃亡。即直符后一所临之宫为九天，后二所临之宫为九地，前二所临之宫为太阴，前三所临之宫为六合。

假令阳遁，直符临九宫，则九天在四宫，九地在三宫，太阴在七宫，六合在六宫。他皆放此。阴阳皆用天遁为奇，其九天临甲，九地临癸，太阴临丁，六合临己，为大吉。

凡六仪击刑，皆不可用。

假令阳遁甲子，天蓬为直符，加卯时为击刑，谓子、卯刑故也。虽得奇门吉宿，不可用。三刑者，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辰、午、酉、亥四位自刑。

凡六庚加直符，名天乙伏宫格，亦名天乙留符格。直符加六庚，名天乙飞宫格，亦名天乙行符与太白格。六庚加天乙，名天乙格，战于野。若天乙与六庚同宫，名天乙与太白格，战于国。六庚加天乙宫者，谓临太乙所在地宫也。天乙与六庚同宫者，谓此同地宫也。凶时也。

凡六庚加金日，亦名伏干格，亦名本宫干格之日。干格加六庚，名飞干格。此凶时，不可为百事。伏干格之时，凶。外人取之，占贼见之。占人在，占格则不在；占人来，占格则不来。

凡六庚加岁干为岁格，月干为月格，日干为日格。一曰六庚加三奇为时格，不加三奇非时格。六庚加六己，名刑格，易地千里，车破马惊，不利举百事，凶。

凡六庚加六丙，名曰太白入荧惑。六丙加六庚，名荧惑入太白。二逢相入，皆凶时。得奇门吉宿，亦不可举百事，凶。

凡六丙加直符为勃，谓天上六丙加庚直符也。及天乙宫加六丙，亦名为勃，同六庚所加之义。

凡时下及天乙直使所在得吉宿者，吉；得凶宿者，凶。时下得吉宿，谓直符所胜。时下所得三星，此谓吉宿也。

假令阳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平旦为丙寅，即以直符加六丙，六丙在八宫，八宫为天任，是谓时下得天任星也。他仿此。

天乙所在吉宿者，假令阳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甲子为天蓬，即以天乙直使在天蓬宿。鸡鸣为乙丑，乙丑为天芮，即以天乙直使为天芮宿。

凡吉宿者，天辅、天禽、天心为大吉，天冲，天任为小吉。凶宿者，天蓬、天芮为凶，天英、天柱为小凶。大凶者，有旺相气变为小凶。小凶者，有旺相气变为平。其吉宿有旺相气大吉。

凡六甲加六丙，为青龙返首。六丙加六甲，为朱雀跌穴。此二时可以造举百事。又会三奇、八门者，为大吉。《太乙经》曰：六丙加六庚为李，六辛加六乙为白虎猖狂，六乙加六庚名青龙逃走，六癸加六丁名奸蛇矢矫，六丁加六癸名朱雀入江，

不可举百事。皆凶时也。

凡时下得乙未、丙戌、辛丑、甲辰、戊辰，名入墓时，不得出入举百事。

凡天道不远，三五复返。假令阳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平旦为丙寅三，即三在寅也，戊辰五，即五在辰也。他仿此。

其阳遁可出入，举百事，当趋三避五，可以明天道。凡出行者亦可参用玄女式三宫法，所出之门有奸蛇、白虎，皆须避之，不可犯，大凶。

时逢六庚，抱木而行。强有出者，必有斗争。谓六庚之时，时下得庚，凶也。

时逢六辛，行逢死人。强有出者，罪罚缠身。谓六辛之时，时下得辛，凶也。

时逢六壬，为吏所擒。强有出者，非祸所胜。谓六壬之时，时下得壬，凶也。

时逢六癸，众人所视，不知六癸，出门则死。谓六癸之时，时下得癸，凶也。

凡时下得天蓬，宜安居保国，修筑营垒，主不利客，凶神也。

时下得天芮，宜崇道修德，统接朋侪，凶神也。

时下得天冲，不利举事，凶神也。

时下得天辅，宜守道调理，凶神也。

时下得天禽，宜祭祀求福，以灭群恶，吉神也。

时下得天心，宜避疾求仙，君子吉，小人凶，凶神也。

时下得天柱，宜居守自固，藏形隐迹，凶神也。

时下得天任，宜请谒赏贺，通达则利，吉神也。

时下得天英，宜道行出入，进酒作乐，嫁娶筵宴，吉神也。

太乙贵神，可向，不可背。白奸者，天大奸神，不可向，可背也。

又曰：六丁为六甲阴，能知此道，日月可陆沉，可呼六丁神名。凡六合之中六己，谓六己之位皆在六合之中也。行阴密隐秘潜伏之术，皆从天公六己所临用之。

凡天辅之时，有罪勿杀，斧钺在前，天乙救之。谓甲己之日时加巳，乙庚之日时加申，丙辛之日时加午，丁壬之日时加辰，戊癸之日时加寅。此时有罪，自然光辉。亦宜此时拔人之系缚。

一曰：甲己之日时下谓巳，丁壬之日时下谓辰，戊癸之日时下谓申，为天辅之时也。

凡天网四张，万物尽伤，谓时得六癸也。此时不可造作百事。又神有高下，必须避也。假令天网在一宫，神高一尺；在二宫，神高二尺。逾越避之。

凡天罡加四孟，天乙在内，宜处百事，天罡加四仲，天乙在门，出处百事皆败。天罡加四季，天乙在外，宜出行，百事皆吉。他仿此。

凡要事在三宫，在天乙。大吉加四仲，名玉堂。时天乙理事于玉堂之中，欲出行。当此之时，百事可利，逃亡者得。

神后加四仲，名明堂。时天乙出游门垣之外，游行四野。当此之时，举造百事皆吉，逃亡者得。

徵明加四季，名曰绛宫。天乙伏藏于深宫之中，行于私宴。当此之时，不可出行，逃亡者皆得用。

凡天乙之理于三宫，四时选用，要在于天乙大神，背之必败，当从向克。

春三月，天乙大神理于玉堂宫，大吉是也。大吉为生气，其冲小吉，为百鬼死。

夏三月，天乙大神理于明堂宫，神后是也。神后为王坐，其冲胜光，为负。

秋、冬三月，天乙大神理于绛宫，徵明是也。徵明为常生，其冲太乙，为积刑。

凡出入往来，青龙上明堂，出天门，入地户，四入太华中，即华盖。若天藏、天狱、天牢，慎不可犯。

凡六甲为青龙，可以建福。六乙为蓬星，可以建德。六丙为明堂，可以出入。六戊为天门，可以往来。六己为地户，可以伏藏。天乙至三凶神之宫，六庚为天狱，六辛为天庭，六壬为天牢。天藏之中为六癸，可以隐藏也。

凡九天之神在六甲，朱雀之神在六丙，太阴之神在六丁，勾陈之神在六乙，六合之神在六己，白虎之神在六庚，玄武之神在六辛，入地之神在六癸。凡欲逃亡隐匿，必须从天门入地户，又参之以太冲、从魁、小吉。六合、太阴加地户，将出入往来，无能见者。欲走者出天门而去，欲藏者入地户而藏。太阴之中，凡欲逃避百鬼，当出天门入地户中，吉。

凡欲行山中宿，令虎狼鬼贼不敢近者，出天门入地户中，吉。

夫开门遁伏，休门生聚，生门利息，景门上书，杜门闭绝，死门射猎，惊门恐迫，伤门伤害。避恶伏匿，背杜门，向开门，吉。出行移徙，迁宫受职，入宫视事，背景门，向休门，吉。有所掩袭，欲塞奸邪，背开门，向杜门，吉。三奇吉门，合天辅、天心、天禽，出入大吉。出入开门，宜见大将军。出休门，宜见长吏。出生门，宜见帝王公卿。出伤门，宜捕猎征伐。出杜门，宜邀遮隐匿，诛伐亡逆。出景门，宜上寿。出死门，宜丧葬吊唁。出惊门，宜掩捕斗讼。

凡时加六甲，一开一阖，上下交接，谓六甲之时，时下得

伏吟时也。

时加六乙，一往一来，恍惚俱出，谓六乙之时，时下得乙，吉也。

时加六丙，道逢清宁，求之大胜，谓六丙之时，时下得丙，吉也。

时加六丁，出幽入冥，永无祸侵，谓六丁之时，时下得丁，吉也。

时加六戊，乘龙万里，当从天上六戊出，挟天武而行，吉也。

时加六己，如神所使，不知六己欲行且止，谓六己之时，时下得己，凶也。

向背择日

经曰：征伐皆有向背，知之者胜，不知者败。其太岁、太阴、将军、月建、日时、大时、小时、亭亭、白奸、游都、太乙、黄幡、豹尾、五帝、六符、生神、死神、大雄、死地睢、日德、孤虚，岁月日时，刑杀大小，审而用之，可以知其胜负，易其成败。其临神者，惟死神、地睢、虚星可向，白奸亦可向。

推五星所在法

常以天罡加太岁，视亥上神为岁星，午上神为镇星，酉上神为太白，子上神为辰星。五星所在之次，国不可伐。大略如此。为星不迟速跳伏，以七曜算之方定。太岁月日时下之辰，不可向。

凡小时月逢大时月，正月卯、二月子、三月酉、四月午，左行四仲，周而复始。

凡游都，正月丙，二月丁，三月、四月庚。

推行八干四角天乙依玄女式

所 月游者，一名刑法。己酉月理艮宫，六日。乙卯月理

震宫，五日。庚申月理巽宫，六日。丙寅月理离宫，五日。辛未月理坤宫，六日。乙卯月理震宫，五日。庚申月理巽宫，六日。丙寅月理离宫，五日。辛未月理坤宫，六日。丁丑月理兑宫，五日。壬午，月理乾宫，六日。戊子月理坎宫，五日。阳岁以大吉，阴岁以小吉。

推恩建黄道法

常以正、七月加子，二、八月加寅，三、九月加辰，四、十月加午，五月、十一月加申，六月、十二月加戌。

凡天罡下为建，建为青龙，黄道次神。太乙即为除，除为明堂，黄道次神。胜光即为满，满为天刑，黑道次神。小吉即为平，平为朱雀，黑道次神。传送为定，定为金匮，黄道次神。从魁为执，执为天德，黄道次神。河魁为破，破为白虎，黑道次神。徵明为危，危为玉堂，黄道次神。神后为成，成为天牢，黑道次神。大吉为收，收为玄武，黑道次神。公正为开，开为司命，黄道次神。太冲为闭，闭为勾陈，黑道次神。

凡避死难，从开星不吉。春三月房为开，夏三月张为开，秋三月娄为开，冬三月壁为开。

推亭亭、白奸法

常以月将加时辰，神后下为亭亭所在。次析十二月时，其寅、申、巳、亥，神后白奸所在，神后时白奸在寅，常行四孟。亭亭常以白奸囚于巳、亥，格于寅、申。

出师安必营（一名真人玉女反闭局）

经曰：诸有正宿安营，四直顿兵，深入敌境，恐有掩袭，乃作真人闭六戌法，逃难隐死。作玉女闭局法，千凶万恶莫之敢干。故人精微，去道不运，故能洞幽阐神。非真人逢时，必不能行也。

闭六戌法

先置营讫，于某旬上，以刀从鬼门行起，左旋画地一周，次取中央之土一斗，置六戊上。六戊者，天罡神也。刀即置取土之处埋之，咒曰：“太山之阳，恒山之阴，盗贼不起，虎狼不伤。城郭不完，闭以金关。千凶万恶，英之敢犯！”便于营中宿。若令出入，验之法：取犊母在营中，犊子安营外，犊子终不也入营中。甲子旬，戊在辰。余仿此。

玉女闭局法

以刀画地，常以六为数，室中六尺，庭中六步，野外六十步，手持六算，算长一尺二寸。假令甲日从甲上入，乙日从乙上入，戊日从东西南北入。入局竟，从今日日辰起。

假令子日，即以第一算置子上，第二算加丑上，第三算加寅上，第四算加卯上，第五算加辰上，第六算加巳上。下六时依次去。便呼云：“鼠行失窟，入市便逐。”子上算置戌上，度算讫，大呼云：“青龙下。”次移丑上算置卯上，云：“牛入兔涂食时草。”度讫，就便呼云：“朱雀下。”次移寅上算置巳上，云：“猛虎跳，鸢来到。”度算，便呼云：“勾陈下。”次移卯上算置丑上，云：“兔入牛栏伏不起。”便大呼云：“白虎下。”次移辰上算置午上，云：“龙入马厩因留止。”度讫，便呼云：“玄武下。”次移巳上算置申上，呼云：“奸蛇宛转来。”度讫，便呼云：“六合下。”两算夹一算，先成为天门，后成为地户。避难出天门，入地户，乘玉女上去，吉。仍呼玉女所在之“庚上玉女来护我，无令百鬼中伤我。敌人不见我，以为束薪”。独开天门而闭地户，咒会交乎，以算闭门而去。勿反顾，以刀画地，即地脉不复得见。

卷十 杂式

玄女式

玄女式者，一名六壬式，玄女所造，主北方万物之始。因六甲之壬，故曰六壬。六甲之上运斗柄，设十二月之合神为十二将，间置十干，次列二十八宿、三十六禽，以月将加正时，课日辰用为天乙所理，十二神将以断吉凶成败。

推月将法（以十二月合神为月将）

登明，正月将，加在亥，水神。河魁，二月将，加在戌，土神。从魁，三月将，加在酉，金神。传送，四月将，加在申，金神。小吉，五月将，加在未，土神。胜光，六月将，加在午，火神。天乙，七月将，加在巳，火神。天罡，八月将，加在辰，土神。太冲，九月将，加在卯，木神。功曹，十月将，加在寅，木神。大吉，十一月将，加在丑，土神。神后，十二月将，加在子，水神。

推四维法

乾天门，坤人门，巽地户，艮鬼路。

推三十六禽法

东方：狸，虎，豹，兔，貉，蛟，龙，鱼，虾。

南方：蚓，蛇，狙，鹿，獐，雁，羊，鹭。

西方：猿，豸亢，猴，乌，鸡，犬，豕，豺，狼。

北方：熊，猪，黑，燕，鼠，蝠，蟹，牛，鼈。

推四课法

常以月将加正时，视干日、支辰、阴阳，以为四课。干日上神为日之阳支，日上神在位所得之神为日之阴支，支辰上神为辰之阳支，辰上神在位所得之神为辰之阴支，谓之四课。四课之中，察其五行，取相克者为用。四课阴阳，先以下贼上为用。若无下贼上，以上克下为用。若三上克下，一下贼上，还以下贼上为用。若四上克下，四下贼上，与今日比者为用。俱比，俱不比，涉害深者为用。涉害俱深，以先干后支为用。四课阴阳皆不相克，以遥相克为用。若有干克神，神克干，先以克干为用。若干克两神，两神克干，以比者为用。俱比，俱不比，刚用干比，柔用支比为用。四课阴阳无上下相克，又无遥相克，以昴星为用。刚干视酉上所得神为用，柔干伏视从魁所临神为用。刚日先传支，后传干；柔日先传干，后传支。若天地返吟、伏吟，先以相克为用。若无相克，伏吟，刚干以干上神为用，柔干以支上神为用；反吟，刚干以干冲，柔日以辰冲为用。以刑及冲用为传，终八专日，四课不相见。刚干从干上阳神顺数，柔干从支上阴神逆数，皆及三神为用，足以定吉凶，当知所受。用三传以考络始，善恶所致，何先何后，变化何从，将安所极。三传之要诀在天宫，各以神将言其祸福。将以并合所加日辰，又以五行论其忧喜。欲取诸将，以天乙为首。

推天乙所理法

天乙者，贵人也，家在丑。甲戌之日，旦理大吉，暮理小吉。乙己之日，旦理神后，暮理传送。丙丁之日，旦理登明，暮理从魁。庚辛之日，旦理胜光，暮理功曹。壬癸之日，旦理太乙，暮理太冲。天乙在东方、西方，则南方为前，北方为后

；在南方、北方，则东方为前，西方为后。常以星没为旦，星出为暮。

推十二神将法

用起天乙以将兵，大胜，辟地千里。用起腾蛇以将兵，兵数惊骇，上下相克，天乙前一神也。用起朱雀以将兵，士卒惊恐，妄作口舌，天乙前二神也。用起六合以将兵，战胜，得子女玉帛，天乙前三神也。用起勾陈以将兵，士卒战亡，天乙前四神也。用起青龙以将兵，大胜，天乙前五神也。用起天后以将兵，不胜自败，天乙后一神也。用起太阴以将兵，士卒怯弱，天乙后二神也。用起太常以将兵，平平，天乙后四神也。用起白虎以将兵，师亡，天乙后五神也。用起天空以将兵，士卒死亡，为敌欺诈，天乙后六神也。天乙理十一将，前尽于五，后尽于六。

推伏吟反吟法

凡兴师动众，勿取伏吟之时，必见固守，行者不坐，坐者不起。返吟时，前胜后负。诸神自临其冲曰反吟，诸神自临曰伏吟。

推阴阳相覆法

天罡加太岁，是阴覆阴也。天罡加月建，是阴覆阳也。阴阳相覆之时，兵必有奸计。重阳时执于火，为惊；重阴时执于火，为恐。阳覆阴，君欲害臣；阴覆阳，内奸生。不利举百事，凶。

推神在内外法

斗加孟，神在内，道路壅塞，出军凶。斗加季，神在外，出师吉。斗加仲，神在门，或战胜密谋。

推九丑法

乙、戊、己、辛、壬之日，为子、午、卯、酉之神，合五

得四，交合为九丑，主败军杀将。丑恶之日，故曰九丑。己卯、辛卯、戊午、戊子、壬子、壬午、乙酉、辛酉、己酉是也。

推兵讎法

仰见其兵，暮见其辰，俯见其讎，下贼上比时，军兵 \Rightarrow ，将死亡。

推行军本命法

军出日时，天罡不欲临将军本命及行年，大凶；奸蛇、白虎，小凶；天乙、青龙、六合、太常临，小吉；岁、月杀所临之方，不可往。

推天门地户法

以天二门太冲、从魁，覆地四户除、定、危、开，从下而出，万夫莫当。

推五帝法

春三月，五帝任东出军，先锋出城西门，立营牙门向东，常以青旗居前，赤旗次之，次引白旗，次引黑旗。四时仿此，不向旺方也。

推国君自将法

置营讠，国君居北斗四星之下，徵明是也。前将军居太微下，胜光是也。后将军居华盖下，神后是也。左将军居天府下，太冲是也。右将军居文昌下，从魁是也。旗鼓居蓬星下，六乙是也。偃众居明堂下，六丙是也。军门居天门下，六戊是也。小将居地户下，六己是也。斩杀居天狱下，六庚是也。判事居天庭下，六辛是也。囚禁居天牢下，六壬是也。军器居天藏下，六癸是也。顺旬依法，不可妄举。起甲尽癸，则复旋改。

推神位诸煞例

假令甲子旬，子为青龙，丑为蓬星，寅为明堂，卯为太阳，辰为天门，巳为地户，午为天狱，未为天庭，申为天牢，酉为

天藏。终十辰，至甲戌为青龙。余仿此。

推玉帐法

出军行阵，深入敌国，止宿营垒，休舍憩息，大将军居太乙玉帐下，吉，攻之不得。以功曹加月建前五辰是也。

察情胜败篇

武侯曰：“田螺占兵之法，其来甚远。”龟易卦占，虽有正爻，学者不精，吉凶难准。昔越范蠡曾用田螺占之，中间试之，颇有灵验。见兵书，此乃古法也。取田螺时须自净其身，勿令女人见之，即有灵验。

其法以甲乙日，用温汤向东灌之，向夜取一大盘，盘中画一直墨界，一边为己，一边为敌。注水一二升于盘内，取二螺，咒曰：“田螺索索，风雨不作。敌若不来，各守城郭。”又咒曰：“田螺舞舞，知风知雨。敌若来迫，入我城土。”咒讫，明旦视之，若己入敌，则己胜；敌入己，则敌胜。

右准前法，置田螺于盘内，明旦视其头之所向，定其缓急。凡甲乙日，头向南，三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不来；向东，不战。丙丁日，头向南，九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即至交战，主胜；向东，不来。戊己日，头向南、西、北，皆不来；向东，三日至。庚辛日，头向西，与敌和；向北，无事；向东，敌来，自败；向南，九日至。壬癸日，头向北，吉；向东，三日至；向南，敌来，自败；向西，不来。

若春，向东，大胜；向南，小胜；向西，大败；向北，平安。夏，向南，大胜；向西，小胜；向北，大败；向东，小胜。秋，向西，大胜，向北，小胜；向东，大胜；向南，大败。冬，向北，大胜；向东，自败；向南，大胜；向西，自败。

推贼虚实法

常以月将加闻贼时，天罡加四孟，言虚加四仲，来在道。

天罡加四季，即至。欲知贼来否，以月将加闻贼时，游都加日辰，贼即至临前。一辰一日至，二辰二日至，四辰以上，过去不来。游都旺相克，日辰凶。

推天地耳法

欲知贼消息，往天耳听之，大吉，小吉是也。欲听人之密谋隐事，往地耳听之，太冲，从魁星也。

推贼兵数法

以月将加正时日上辰，见天罡、河魁，五百、五千、五万人；见徵明、太乙，四百、四千、四万人；见神后，胜光，六百、六千、六万人；见大吉、小吉，八百、八千、八万人；见功曹、传送，九百、九千、九万人；见太冲、从魁，十百、十千、十万人。见其神旺气十倍，相气五倍，死气减半。

推迷路法

道路三叉，不知何路可通，以月将加时，天罡加孟，左道通；天罡加仲，中道通；天罡加季，右道通。

推伏匿法

逃亡隐匿，以月将加正时，望奸下可藏万人，神后是也；河龙不可藏千人，太冲是也；阴精下可藏百人，从魁是也。

推三河九江法

三河九江，天道独通。太冲为三河，从魁为九江。欲行间谍，为不可知事，视江、河、除、定、危、开之道，又前三后三并者，可独通出入其下，人无知者。

推三阵法

甲子旬，阵形象毕，帜曰“孔琳临前”，左将青衣赤头，右将白衣赤头，从酉入以临子。甲戌旬，军形象并，帜曰“陵城降前”，左将黑衣赤头，右将黄衣赤头，从未入以临戌。甲申旬，兵形象翼，帜曰“梁邱叔前”，左将黄衣赤头，右将朱

衣赤头，从巳入以临申。甲午旬，兵形象尾，帜曰“费阳多前”，左将白衣赤头，右将青衣赤头，从卯入以临午。甲辰旬，兵形象斗，帜曰“许咸池前”，左将青衣赤头，右将黄衣赤头，从丑上入以临辰。甲寅旬，兵形象虚，帜曰“王屈奇前”，左将赤衣赤头，右将黑衣赤头，从亥入以临辰。

推阴阳兵法

阴兵者，以阳时出天门，入地户，过太阴，短行出九地六癸，顺入九地，上升九天六甲，百战百胜。

阴兵者，以阴时从九天践明堂，出天门，入地户，左行右回，历太阴，分兵为奇，逆入太阴中，杨以采战。

推雌雄法

用起战雄吉：春寅、夏巳、秋申、冬亥。用起战雌凶：春申、夏亥、秋寅、冬巳。今日之辰起，其后二攻前四，子日后二戌，前四辰是也。复以大吉、徵明、神后、天罡四神为雄，小吉、天罡、胜光三神为雌。战阵背雌向雄，百战百胜。不得令青抵白、黑抵黄、金迎火、阴就阳、子攻母，迷天道，战必败。不欲向胜，日辰也。攻其类众，还受其屈；攻其所胜，大吉。勿使衰对相，死当旺。故曰：近三天，胜可全。顺计行，一也；攻其胜，二也；后二攻前四，三也。

推北斗战法

左八八月攻左，右二二月攻右，是战法也。

推伏兵法

太冲、神后，传送、太乙临日辰，必有伏兵。此神旺与杀并，伏兵发，大凶；不与煞并，伏兵不敢发。

又曰：以闻事时，斗加季，有伏兵；干伤支，有伏兵在前；支伤干，无伏兵；干支俱伤，为用神，有伏兵，战凶。

推突围法

伤不伤，视阴阳。日辰上贼为伤又恶，得将为重伤则凶，不伤无咎。又用起阴转出阳者可出，必免难。

又曰：被围时，神在内，可守；神在门，相伤；神在外，可出。

又曰：或在家，或在野，被围四匝者，当从青龙下去加旺时，天罡是也。所谓八极俱张，刺如锋芒，乘龙而出，兵不敢当。

推水军法

兵众行船，将涉江海，必有倾覆之患。丙子、癸未、癸丑，法为江河龙，此日济必溺。

又曰：天河临地井，舟必覆。壬癸、小吉下得路为天河，卯、酉、辰为地井。

推迷惑法

月将加正时，若天罡，若小吉下，得路。山林野泽，烟雾昏蒙，忽迷四方，以式投地，出传送下，自然开悟；出天罡下，百步得道，若三百步得及路；出小吉下，八十步得道。以天罡加地户，头戴式行，则不迷。加正时，出小吉下，三百步得天井；太冲下，得水；出大吉下，得粮。凡支吉，利涉。陆路在前，不知通者：正时加孟，左道通；加仲，中道通；加季，右道通。

主客向背篇

经曰：众兵大同，则先举者为主，后举者为客。陈兵原野，则先者为客，后举者为主。

又曰：天五音为客，地五音为主。五音，宫、商、角、徵、羽也。

又曰：辰为客，时下为主；辰行为客，位止为主；先动、先声为客，后动、后声为主；高旗为客，卑旗为主。两人相见，

外来为客，内坐为主。两人相见，立为客，坐为主。两人等，先举事为客，后举事为主人。有气者胜，无气者败，客利。四季月、日、时，欲得制日，干克支，主人利；四孟月、日、时，欲得伐日，支克干，客利。

推向背法

旌旗五色者，军之五德也，辉映众心，宣威兵目。青旗举，一鼓则行，二鼓则趋，三鼓则集，受制也。举黄旗，一击令则止，二击令则列，三击则听受命也。阳时举赤旗，扬威仪而始之，甲、乙、丙、丁、戊也；阴时举黑旗，伏威仪而终之，己、庚、辛、壬、癸也。幡旗各随方色而行。甲子、甲申、甲辰三旬，弧矢在交；甲寅、甲午、甲戌三旬，刀盾在前，春以长矛在前，夏以戈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盾在前。

推二十八宿骑战法

以二十八人象二十八宿，为先锋军压敌。

角人：赤旗、青衣、青马，东方七人。

羽人：青旗、黑衣、黑马，北方七人。

宫人：白旗、黄衣、黄马，中央七人。

徵人：黄旗、赤衣、赤马，南方七人。

商人：黑旗、白衣、白马，西方七人。

右以二十八人早近敌阵大呼：若闻桴鼓击柝之音，我以商人为前将兵，象白虎也；阵见火光，以羽人为前将兵，象玄武也；阵闻金石兵刃之声，以徵人为前将兵，象朱雀也；阵闻士人呼号者，以宫人为前将兵，象勾阵也；阵内寂无声者，以角人为前将兵，象青龙也。是为五行压胜之法。

推五行阵法

木直阵，以金方阵应之；金方阵，以火锐阵应之；火锐阵，以水曲阵应之；水曲阵，以土圆阵应之；土圆阵，以木直阵应

之。

推当敌人法

背太岁，当万人；大将军，当五千人；太阴、月建、天魁、三元、五符，各当五千人；天乙、游都，五百人。岁德、月德、日德、壬方旬之内生气、岁星、豹尾、岁建，并可背不可向也。

推神煞门户篇

凡战阵之法，须避神煞，兼明天门、地户。克胜制敌，实在于此也。

推大将军法

孟岁以胜光（午）、仲岁以小吉（未）、季岁以传送（申）加岁支，天罡（辰）下是也。

推豹尾法

天罡加太岁支，功曹（寅）、胜光（午）、河魁（戌）有临季者，其下即是豹尾，其冲为黄幡。

推太阴法

常以功曹（寅）加岁支，神后（子）下是已。

推岁建破法

阳岁以大吉，阴岁以小吉加太岁支，魁下为建，罡下为破阴阳杀用。

推岁星法

天罡加岁支，亥上所见本位辰是也。

推岁支干德法

从魁加岁辰，功曹是已。支德，甲、戌、戊、寅、壬德自处，乙、丁、己、辛、癸，任魁乡也。

推岁杀法

天罡加岁支，太乙（己）、从魁（卯）、大吉（丑）有临季者，其下即是岁杀。申子辰，劫煞在巳，灾杀在午，天杀在

未。他仿此。

推孤虚大煞天狗法

登明加岁支，天魁下为孤，天罡下为虚。旬下日同。大煞：春午、夏未、秋酉、冬子，一名天地转杀。天狗：孟岁巳，仲岁酉，季岁丑。天时、天罡加月建也。

推天道黄道法

天道：寅午戌月，寅戌南方行，午西北方行；亥卯未月，亥未东方行，卯西南方行；申子辰月，申辰北方行，子东南方行；巳酉丑月，巳西方行，酉东北方行。

推天耳天目法

春氏星丁下，夏柳星丁下，秋胃星辛下，冬女星癸下，是为天目也。春箕星寅，夏轸星巳，秋参星申，冬壁星亥，是为天耳也。

推游都虜都月合法

游都为都将，甲己日大吉，乙庚日神后，丙辛日功曹，丁壬日太乙、戊癸日传送。虜都为天贼，甲己日天罡，乙庚日胜光，丙辛日登明，丁壬日传送，戊癸日功曹。月合常以月合神上为月朔之始，顺数之尽末日也。

推三元法

上元甲子日，起五宫；中元甲子日，起二宫；下元甲子日，起八宫。各以顺日求之，周而复始。时同日法。夏至后行反此。

推亭亭白奸法

常以月将加正时，神后下为亭亭，寅午戌上见孟春五本位上是白奸。

推生死神法

常以功曹加月建，神后下为生神，胜光下为死神。

推六害法

辰卯相害，寅巳相害，丑午相害，子未相害，申亥相害，酉戌相害。

推天门地户法

子丑日天门在丙，地户在丁。寅卯日天门在庚，地户在丁。辰巳日天门在庚，地户在壬。午未日天门在壬，地户地辛。申酉戌亥日天门在甲，地户在癸。

龟卜篇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则灵龟负图自河而出也。是龟、龙、鳞、凤四灵，龟居其一。托梦于元王，何其贤也；不避豫且之网，何其愚也。生既不能全身避害，死亦安能灼骨而知吉凶？古人所以设此法者，谓兵为凶器，战为危事，圣人得之以兴，凡夫得之以废，不可轻举矣。愚人不自谓其愚，皆自谓其智。故立卜法，假于阴阳，亦惑愚人之心，非为智也。太公曰：“蓍，朽草也。龟，枯骨也。安知圣人之智虑哉？”是知神亦不能自智，圣亦不能自智。赞圣人之事者，其犹砥砺乎！凡龟有五色，随其旺相而用之。一龟之内有六厨、左右翼。君王用上，尺有二寸；大夫用中，庶人用下。后左足为春，前左足为夏，前右足为秋，后右足为冬，四季用中厨。

经曰：何知我神？骨白如银。何知我圣？千里路正。又曰：其骨须白，其色须鲜，其皮如蜡，其界如法。

龟有五兆以定吉凶，一兆之中为五段，可以彰往察来。内高为金，外高为火，五曲为木，正直为土，头垂为水。水无正形，因金为名，常以晴雾为水。一兆之中，从头分为五乡，头为甲乙，次为丙丁，次为戊己，次为庚辛，次为壬癸。常以头微高为上兆，正横为中兆。春夏以内为头，秋冬以外为头。

假令木兆，甲乙乡为东宫，丙丁乡为子孙，戊己乡为妻财，庚辛乡为官鬼，壬癸乡为父母。但以此乡断吉凶，及支入兆。

假令木兆，金支是官鬼，木支是兄弟，土支是妻财，火支是子孙，水支是父母。看支入乡，以断吉凶成败。我往攻彼，则彼为主，兆欲头伏足落，及横格，身内摧折。暗雾昏惊，震动猖狂，文不食墨，火天穿者，破军杀将。彼来攻我，兆欲头仰足举，彼支援助，身内有力，食墨鲜明，肥浓安稳。兆吉言吉，兆凶言凶。万端吉凶，一看兆身，往往有验，无假日辰。夫有动不如无动，有支不如无支。有支则被支吉，格支凶。故兆连新，起动由人；新兆连故，起动无路。捉头足，所作不成；头足衔芒，所求无累。君子动头，天下同忧；小人动足，天下驰逐。兆身过度，日向衰微；兆不出臼，势将微灭。凡占贼，被支有外救，格支有外敌。若吾击敌，兆旺相洪润，轩昂有力，重偃仰，吉；枯槁伏落，雾翠惊摧，分伏足落，兆细而暗，凶。凡卜，以支及动乡、贼数、日月、远近、里数、生数、三成数、八旺相，依数休废减半。

凡卜兆，为我为客，支旺克兆，客胜；支因为兆所克，克败；支洪润，贼强；支枯槁，贼弱。

<斤力>，飞鸟出林兆，出军行师吉，安营入师凶。

厂，飞鸟入林兆，安营筑城吉，行师凶。

工，惊獐兆，有贼奄至，防闲城堡吉。

爪，走鹿兆，有贼至，主奔走之事。

一，土兆，大横，安城堡社吉。

八，栖凤兆，自守吉。

九，需兆，安城堡吉。

川，天兆，城堡、袭人吉。

山冈营垒

山有冈峦，地有形势，断其形则气势灭。故秦筑长城，凿其山冈之气，而咸阳丘墟。隋疏汴河，断乎土地之脉，而江都

荆棘。成周卜迁伊洛，得 涧之利，而王八百年。吴、晋奄宝建业，得江山之势，而延期数叶。夫建都邑，筑城垒，必择形势。虽成败在人，不在城地，然地形山势是以为人助也。故曰赵之地坦然平，吴、楚之地东南倾，秦、韩之地龙虎形，幽魏之地无丘陵。夫赵无陂险山冈沟涧，故曰坦然平。吴、楚之有江海波潮，故曰东南倾。秦、韩被山带河、冈峦重复，故曰龙虎形。秦得龙虎之形，而东吞赵、魏，南并荆楚。夫建都邑，列营垒，非地势不王，非山冈不固。营垒之法，欲北据连山，南凭高冈，左右襟带，地水东流，乾上伏下，过子良寅卯，重冈入巽。

又曰：戌连申酉坤未高，前有迎山抱且朝，或惊或跃或蟠龙，藏车隐马若飞鸿。支条散脉如蛇走，气车森耸似鸡笼。四维皆起四仲平，巽水迢迢出自庚。天门倚伏历壬癸，直出地户东南倾。南有污池为朱雀，北有堆阜为玄武，东有丛林为青龙，西有大道为白虎。四兽既具，八卦乃列，乃立表测影，以定子午之位。兴土工，先本戌上起版筑，从中步至门。夫草木不生不可居，鸟兽不集不可居，焦石沙砾不可居，河水逆流不可居。朱雀无头，玄武折足，白虎衔尸，青龙悲哭，强居之者，兵败将死。

山形冈陇

山若蟠龙，玉案数重，宛转邪曲，首尾相从。山若凤皇，羽翼开张，群队千万，带陇扶冈，前有印绶，后有回翔。山若飞龙，首尾远同，或惊或跃，乍横乍纵，台倾池润，舞鹤翔鸿。山若卧狗，头拳尾就，腹内乳见，项连山首。山若麒麟，乍立乍蹲，群从千万，朝者数人。山若长蛇，或曲或邪，后冈前谷，隐马藏车。凡此皆营垒之形势也。